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06280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 济 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1

1961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71 千

印数 4,100 册

印张 2 3/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48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1981.1

譯 序

色諾芬生于公元前 430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355 年以后，出生于雅典富人家庭，受过貴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站在反动的貴族奴隶主的立場。在当时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和以雅典为首的联盟的斗争中，他拥护斯巴达的貴族寡头政治而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公元前 401 年，他以希腊雇佣兵領袖之一的身分，参加了波斯王子小居魯士与其兄爭夺王位的战争。小居魯士失敗以后，他就投靠斯巴达而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因此，雅典公民大会予以缺席审判，判处他終身放逐。他从斯巴达那里获得奥林匹亚附近的一份領地，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后来迁居哥林斯。雅典和斯巴达关系好轉以后，他被雅典赦免，但他沒有回国，死于哥林斯。

色諾芬的著述很多，內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經濟各方面，其中主要的有《希腊史》、《居魯士的教育》、《居魯士远征記》、《苏格拉底言行录》、《斯巴达政体論》和这里所譯的《經濟論》、《雅典的收入》等书。

《經濟論》是用記錄苏格拉底和別人對話的体裁写出的，有人据此把它算作《苏格拉底言行录》一书的續篇。色諾芬是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人，他所謂的經濟是指家庭經濟而言。《經濟論》就是研究奴隶主家庭經濟問題的著作。色諾芬在結束从軍生活以后，便在自己的領地上經營奴隶占有制的田庄。管理田庄的經驗，加上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听到的一些經濟思想，便是他編写这部书的基础。《雅典的收入》是他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論述了雅

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負擔而自謀增加收入的方法。

色諾芬在《經濟論》中力图證明人的幸福仅仅依賴于农业，农业是最愉快和最有益健康的經濟部門；认为自由民不應該从事其他“粗俗的技艺”。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馬克思說过，“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業，是訓練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①《經濟論》中有一大段文字描述了农业的各种好处，色諾芬还由此作出結論說，“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廢下来的时候，無論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非常重視色諾芬关于农业的观点，曾引用上面这段話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經濟表》的題詞。

色諾芬維護自然經濟，他把农业看得高于其他經濟部門，目的即在于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扶植貨幣經濟的方針。色諾芬关于商品經濟的观点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貶低商品經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业和商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矛盾思想反映了在当时的奴隶占有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經获得初步发展，反映了奴隶主的田庄同市場不能不发生一定的联系。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們貿易”，主張把“带来大批值錢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在对于貨幣作用的解釋上，他的观点的矛盾表現得更为明显。他一方面反对貨幣經濟，另一方面又把貨幣的作用評價很高。他強調开采銀矿的好处，认为当人們拥有足够的其他可供使用的东西以后，人們便不再想添置这类东西；但是，“誰也不会有多到不

① 馬克思：《資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 頁。

希望再多的白銀；如果他們擁有的白銀太多，他們就把它儲藏起來，他們喜歡儲藏白銀不亞于他們喜歡使用白銀”。馬克思在分析他這一段話時指出，“……色諾芬在當作貨幣和貯藏貨幣的特殊形式規定上論述貨幣”^①，認為他的這種見解是“市民階級本能”的表現。

色諾芬在確定財富的意義時，認為“財富是一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利益的東西”。他說一個人如果能從朋友（或仇敵）身上得到好處，這種朋友（或仇敵）對他來說也是財富；反之，即使是錢，如果一個人不懂得怎樣使用，錢對於他也不能算是財富。這種見解，也表現了他那市民階級所固有的發財致富的意圖。

《經濟論》中也提到了勞動分工問題。他說，“很難找到精通一切技藝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變成一個精通一切技藝的專家。”這種見解在《居魯士的教育》一書中說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鎮上，一個工人要製造床、門、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這樣，也還不易謀生。一個人做這樣多的工作，要想做好，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大城市中，一個人只要從事一種手工業，就可以維持生活了。有時甚至還不用做一種手工業的全部。只做一種最簡單工作的人，當然會把工作做得很好。馬克思在引證這一段話以後指出：“色諾芬在此只注意使用價值的品質，雖然他已經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於市場範圍。”^②

在奴隸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里，維護奴隸制度是奴隸主思想家們的共同特征。色諾芬也認為鞏固對奴隸的剝削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經濟論》中專門有一章說明應該怎樣對待奴隸。他說，適用於訓練野獸的辦法，也同樣是訓練奴隸使之馴順的有效的方法。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8頁腳注。

法。在《雅典的收入》中，他还建議由国家购买奴隶，并把他們出租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經濟观点，色諾芬的經濟观点就是奴隶主經濟制度的思想反映。我們知道：思想既是决定于經濟制度，同时，它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从古至今的經濟思想发展过程中，其間是有着继承性的。古希腊的文化对于欧洲文化曾經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經濟思想方面，“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領域，所以他們在这範圍內也和他們在其他的領域上一样，表現出同样的天才力与特出性。所以他們的見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論的出发点”^①。因此，研究色諾芬的經濟观点，对于我們研究經濟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抱着这一目的，我們翻譯了色諾芬的这两部著作。《經濟論》是我根据馬强特的英譯本譯出的，《雅典的收入》是陆大年同志根据沃森的英譯本譯出的。我們的水平有限，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讀者指正。

張伯健

1961年2月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7頁。

Xenophon
OECONOMICUS

THE REVENUES OF ATHENS

《经济论》是根据马强特 (E. C. Marchant) 的英译本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版) 转译的; 《雅典的收入》是根据沃森 (J. S. Watson) 的英译 (载于 Monro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1924 年版) 转译的。

目 录

經濟論	1
雅典的收入	66

經 濟 論

关于财产管理的討論

一

我曾听見苏格拉底討論财产管理問題如下：

“請問你，克利托布勒斯，财产管理也象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門学問的名称嗎？”

“我想是的，”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說。

“我們能够說出这类技艺的每一种的功用是什么，我們也能完全象这一样，說出财产管理的功用是什么嗎？”

“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的工作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财产。”

“是的，如果让他管理別人的财产，他不是也能——只要他願意——象管理他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它管理得很好嗎？任何会做木工的人，都能象給自己做工一样地給別人做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能如此。”

“我也这样想，苏格拉底。”

“那末，一个懂得这門技艺的人，即使自己沒有财产，也能靠給別人管理财产来掙錢，正象他靠給別人盖房子掙錢一样嗎？”

“当然可以；而且在他接管一份财产以后，如果能够繼續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他就会得到很优厚的薪給。”

“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财产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否等于田

地房屋？还是人們在田地房屋以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也都屬於財產之內呢？”

“我认为即使所有物处在不同的城市里，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財產的一部分。”

“有些人不是有仇敌嗎？”

“当然；有些人确实有很多仇敌。”

“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的仇敌也包括在他們的財產之內？”

“如果一个人真是因为增加了別人的仇敌的数目而掙到薪水，那就未免可笑了！”

“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們认为一个人的財產就等于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当然——那指的是他所具有的好东西。我当然不会把他可能具有的任何坏东西叫做財產。”

“你好象用財產这一名詞来代表那些对于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

“不錯；而且我认为有害的东西是損失，不是財富。”

“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匹馬，不懂得怎样駕御它，在騎它的时候总是摔下来弄伤自己，那末，这匹馬对于他就不是財富，是嗎？”

“不是財富，如果我們认为財富是好东西的話。”

“那末，由此推論，对于一个耕种土地而其結果受了損失的人來說，土地也不是財富了。”

“当然，如果土地只能使我們挨餓，不能維持生活，就連土地也不是財富。”

“对于羊，不也是可以这样說嗎？如果一个人由于不会养羊而受到損失，他的羊也就不是他的財富嗎？”

“我认为不是財富。”

“那末，你的看法好象是：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財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財富。”

“对极啦。”

“那就是說，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財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財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則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是这样——除非他卖掉它。”

“我們現在知道：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們來說，一支笛子只有在他們卖掉它时是財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財富。”

“是的，苏格拉底，我們的論証是前后一致的，因为我們說過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財富。一支笛子如果不拿出来卖，就不是財富，因为它是沒用的；如果拿出来卖，它就变成了財富。”

“是的，”苏格拉底解釋說，“可是他得知道怎样卖它；而且，根据你的說法，如果他把它卖出，换进一些他不会使用的东西，就連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財富。”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說，即使是錢，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財富。”

“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即財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无論如何，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錢去买一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使他的身体、精神和財產都受了損失，那末，他的錢怎能对他有好处呢？”

“决沒有好处，除非我們准备承认那种吃了就使人发瘋的叫作龙葵的毒草是財富。”

“所以，克利托布勒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錢，对于錢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財富之內了。可是朋友怎么样？如果

一个人懂得怎样利用朋友，能从他們身上得到好处，这些朋友叫做什么呢？”

“当然是財富，而且如果他們真比牲畜更为有利时，他們就比牲畜更算得是財富了。”

“是的，从你所說的話推論下去，如果有人能从仇敌身上得到好处，仇敌也是他們的財富了。”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要懂得怎样对付仇敌，好从他們那里得到好处。”

“完全正确。”

“克利托布勒斯，事实上你不能不看到：許多平民已經靠战争增加了他們的财产；許多王公也是如此。”

“是的，一向都还不错，苏格拉底。但是有时我們也碰到一些具有知識和資力的人，如果他們工作，他們可以凭这种知識和資力增加他們的财产。可是我們发现他們不願意这样做，所以我們觉得他們的知識對他們並沒有好处。我們怎样理解这个問題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們的知識和财产真都不是財富嗎？”

“你是打算討論討論奴隶的問題嗎，克利托布勒斯？”

“哦，不，完全沒有这种意思。我是說那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总可以算作世家子弟的。我看到有些人頗能随机应变，允文允武，但他們不願意發揮他們的才能。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他們上面沒有主人。”

“什么，他們上面沒有主人？尽管他們祈求繁荣，尽管他們想做一些能带来好处的事情，可是他們的意图仍然受到那些支配着他們的力量的阻撓，这时，他們上面也沒有主人嗎？”

“請問你，这些看不見的支配者是誰呢？”

“不，不是看不見的，而确实是公开的、毫无隱蔽的。他們也是非常坏的支配者；只要你认为懶惰、精神上的怯懦和疏忽是罪恶，你一定明白这点。而且还有一伙伪装为娱乐的騙人的女主人——如賭博和濫交朋友。即使为她們所害的人到后来也会知道：她們归根到底实在是掩蔽在一层薄薄的快乐外衣下面的痛苦，她們利用她們對他們的影響，阻撓他們去做有益的工作。”

“但是，苏格拉底，另有一些人，他們的精力并不受这些影响的妨害，他們确实非常願意工作并掙取一些收入，可是他們耗光了他們的財產，而且陷于困难之中。”

“是的，他們也是奴隶，而且他們的主人是非常冷酷的：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貪杯的奴隶，也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这些情欲冷酷地支配着每一个落入它們掌握之中的人，只要它們知道他还强壮，能够工作，它們就迫使他拿出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收入，使他按照它們自己的意图花掉它；但是，刚一看到他老弱而不能工作的时候，它們就立刻离开他，使他度那淒凉的晚景，而另去設法把这付枷鎖再套到別人的肩头上。啊，克利托布勒斯，我們一定要爭取自由，坚决地反对这些暴君，就好象它們是想要奴役我們的武装的敌人一样。的确，公开的敌人还可能是高尚的人；当他們奴役我們的时候，由于鍛炼了我們，可以去掉我們的毛病，使我們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类女主人，在它們支配着人們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損害着人們的身体、精神和財產。”

二

現在这段話是对克利托布勒斯說的，克利托布勒斯接着說：

“好啦，关于这类情欲，我覺得你給我讲的已經很够了；当我檢

查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很好地控制这些情欲;所以如果你愿意指教我怎样去增加我的财产,我认为那些女主人——你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并不能阻挠我。因此,请你千万尽可能给我一些好的指示,要不然,你真是断定我们已經足够富足了吗?苏格拉底,你真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了?”

“哦,如果你要把我说在一起,我确实认为我不需要更多的钱,而且足够富足了。可是我觉得你好象还很穷,克利托布勒斯,我老实告诉你,我常常很替你难过。”

“請問你,”克利托布勒斯笑着問道,“你觉得你的财产能卖多少钱,我的财产能卖多少钱?”

“如果我找到一个好买主,我想我的全部財貨和牲畜,包括房子在內,可能不难卖上五个麦納。^① 你的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卖到这个数目的一百倍以上。”

“你当真不顾这种估計,认为你不需要钱,而可怜我穷吗?”

“是的,因为我的财产足够滿足我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你的财产即使三倍于現在,也不够維持你現在的生活方式和声价。”

“那怎么会呢?”克利托布勒斯大声說。

“因为,第一,”苏格拉底解釋說,“我知道你必須貢獻許多份很丰盛的祭品,要不然,我想神和人都会和你找麻煩。第二,你必須很大方地招待很多外来的客人。第三,你必須經常宴請市民并对他們有所資助,否則你就要失掉你的追隨者。而且,我知道国家已經在强制你付出几笔很大的捐款:你必須养馬,支付合唱队和体育竞赛的开支,接受会长的职位;^② 万一发生战争,我知道他們会让

① 稍多于二十鎊。

② 在这里,原文 *προστασίας* 一字似乎不能用来代替 *προστασίας*(管理外侨),因为不能証明这一职务需要担任者花钱。

你維持一條船的開支，並且讓你繳納幾乎可以使你破產的稅款。只要你一露出不能滿足他們對你的希望的样子，那些雅典人一定會懲罰你，就好象他們發覺了你在搶劫他們似的。除此以外，我知道你自認為是一個闊人；你不在乎錢，而且还向那些輕佻的女人們求愛，好象這種開支對你來說是無所謂的。所以我可怜你，怕你會遭到不幸，陷入貧窮的境地。毫無疑問，你和我一樣地清楚：在我缺錢的時候，幫助我的人是不會少的，他們只需拿出極少的錢就能使我非常快樂了。可是你的朋友，雖然他們有比你多得多的收入來維持他們的家庭，却仍然希望得到你的幫助。”

“這我不能否認，蘇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說，“但是現在你應該照管我，使我不致變成真正可怜的人才好。”

這時蘇格拉底大聲說，“什麼，克利托布勒斯，剛才我說我富足的時候，你嘲笑我，好象我連財富的意義都不懂，並且非要證明我的錯誤並使我承認我的財產不到你的百分之一不可；可是現在你又要我照管你，使你不要變成一個真正的窮人。這你不覺得奇怪嗎？”

“蘇格拉底，我知道你懂得一種創造財富——怎樣獲取盈餘——的方法。這樣，一個人收入雖少，只要省吃儉用，我認為他在收入多的情況下就能夠很容易地得到大的盈餘。”

“剛才我們談話時——那時你簡直不讓我說話——你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不會駕御馬，他的馬對他就不是財富，如果他不會管理土地、羊群、錢或其他東西，這些東西對他也不是財富，難道你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了嗎？現在說這些東西是收入的來源；可是既然我還從沒有過這些東西的任何一種，你怎么認為我或許懂得管理這些東西的方法呢？”

“可是我們認為：即使一個人偶或沒有財富，也總有一種類似

家政管理学的东西。那末，有什么理由說你不懂得这門學問呢？”

“当然有理由，这和一个人自己从来没有笛子，也从来没有向别人借笛子学习，就不会吹笛子是一样的。关于财产管理，我正是这种情形；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财产，我没有机会用自己的东西学习，在你没有提出这种要求以前，也从来没有让人让我經營他的财产。我以为，初学竖琴的人很容易弄坏他在学习时所使用的竖琴；如果我要用你的财产来实习财产管理，恐怕我会給你把它們完全搞糟了。”

“哎，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說，“我知道你竭力想避免給我任何帮助，来減輕我身上的讨厌的事務的負担。”

“决不是，决不是，”苏格拉底說，“我非常愿意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你。假定你到我这儿来求火，我因为没有火，把你带到能够找到火的地方去，我想你是不会对我不滿意的；或者，如果你向我要水，我没有水，把你带到别处去找水，我相信你也不会因此而对我不滿意；或者，假定你要跟我学音乐，我指点你去找那些远远比我更擅长音乐的人，他們也很感謝你去找他們学音乐，我这样做你能对我有什么不滿呢？”

“沒有，如果我为人正派的話，苏格拉底。”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我要指点你去找別人，他們对于你現在想向我学习的事情，比我高明得多。我认为我一定能在雅典找到各門學問現有的最优秀的能手。因为我从前看到同一事业在这一情形下带来了很大的貧困，而在另一情形下带来了很大的財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奇怪，认为很值得研究研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研究以后，我发现这种事情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我看到那些馬馬虎虎地从事这种事业的人都遭受了損失，而正正經經专心致力于这种事业的人，都能更快更容易地完成这种事业，而且得到

更多的利潤。我想如果你選擇這些人向他們學習，你也一定會變成一個能干的事業家。”

三

“蘇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聽到這些話時大聲說，“我現在不打算讓你走，除非你能使我滿意地說明了你在我們這些朋友面前答應給我說明的事情。”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蘇格拉底說，“我是否可以首先作這樣一種使你滿意的說明：為什麼有些人用很多錢去蓋沒有用處的房子，而另一些人用比這少得多的錢蓋起在各方面都很好的房子？你認為我這是在向你說明財產管理方面的一種辦法嗎？”

“當然是的。”

“其次，我是否可以再向你說明和這類似的事情——有些人有好多很值錢的東西，可是在需要時卻不能用它們，甚至連它們是否完整都不知道，所以他們自己總是很苦惱，並且使他們的僕人很苦惱；而另一些人雖然所佔有的東西並不比他們多，甚至還要少些，可是使用時卻很方便？”

“那末，這是什麼原因呢，蘇格拉底？不就是因为前者到處亂放他們的東西，而後者把一切東西都井井有條地放在一定的地方嗎？”

“當然是的，把東西仔細地放在適當的地方，而不是到處亂放。”

“我以為，你的意見是說這也是財產管理的一部分。”

“那末，除此以外，我是否可以再向你說明：為什麼在有些家庭里，幾乎所有的僕人都帶着腳鐐，可是他們總是想逃跑；而在另一些家庭里，他們根本不受什麼束縛，却都高高兴兴地工作，並且情

愿呆在他們的崗位上？你认为我这也是在向你指明财产管理的一种显著效果嗎？”

“当然是的，确是如此。”

“还有，当人們耕种同样土地的时候，有些人弄得挺穷，說是种地害了他們，而另一些人却种得挺好，結果衣食丰足。这是不是财产管理的一部分？”

“当然是的；因为也許有些人沒有把錢花在必要的用途上，而只是花在对于地主和财产有害的事情上面了。”

“或許有这种人。但是我所指的，还是那些虽然以农为业，可是沒有錢去支付即使是必要的开支的人。”

“那是什么原因呢，苏格拉底？”

“我还要帶你去看看这些人；我想，当你仔細观察他們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当然，如果我能去的話。”

“那你一定去看看，实地試試你是否有理解能力。現在我知道，当有喜剧可看的时候，你就起得很早，走很远的路，急不及待地逼我和你一起去看戏。可是你从来沒有請过我去看这类实际生活的戏剧。”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可笑，苏格拉底？”

“我相信，你自己覺得更可笑。我是否可以向你說明：为什么有些人养馬弄得挺穷困，而另一些人养馬养得挺好，而且夸耀他們能賺錢？”

“嗯，我也看到并且明白这两种情况，虽然如此，我却不是一个能賺錢的人。”

“我覺得，这是因为你看他們的时候，正象你看悲剧或喜剧的角色一样，不是要当一个剧作家，而是要寻求視听的快乐。这也許

没有什么害处，因为你并不想写剧本。但是既然你必须和馬打交道，那么按情理讲，你就得想法使自己成为內行，尤其是在同样的馬匹既适宜于使用、又能卖好价钱的时候，更是如此。你說对不对？”

“你是要让我訓練小馬，苏格拉底？”

“当然不是，不过我倒希望你买一些小孩子，訓練他們作农工；但是我觉得馬和人是相同的，一到一定的年齡就变得有用，而且越来越好。我还能向你說明：丈夫对待妻子的方法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些人得到了妻子的合作，因而增加了財產，另一些人却由于他們对待妻子的行为完全破坏了他們的家庭。”

“这應該責备丈夫，还是應該責备妻子呢，苏格拉底？”

“羊要是病了，”苏格拉底說，“我們总是責备牧羊人，馬要是不好，我們总是責备馴馬师。对于妻子來說，如果她得到丈夫的正确教导而行为不好时，多半她應該受到責备；可是如果丈夫沒有教导他的妻子怎样正确地做事，因而覺得她愚昧无知，丈夫自己不應該受到責备嗎？克利托布勒斯，無論如何，你要告訴我們实話，因为在这里我們大家都是朋友。还有什么人，你托付給他的重要的事情比你托付給你妻子的更多嗎？”

“沒有。”

“还有什么人，你对他讲的話比你对你妻子讲的更少嗎？”

“几乎沒有，我承认。”

“而且你娶她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几乎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是嗎？”

“的确是这样。”

“那末，她做錯事情，是无足为奇的，如果她懂得應該說什么和做什么，那倒非常奇怪了。”

“可是，苏格拉底，象你所說的那些有好妻子的丈夫，是怎么搞的？他們都是自己訓練妻子的嗎？”

“最要紧的是研究。我要把阿斯帕西亚介紹給你，她比我知道得多，會給你解釋全部問題。我認為妻子如果在家庭中是一个好配偶，她對於家庭幸福的貢獻和她丈夫是完全一樣的；因為收入大部分是丈夫勤勞的結果，而支出則大半是由妻子管理的。如果兩個人各盡自己的本份，財產就增加了；如果他們做得不好，財產就要減少。要是你想學別種學問，我想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些人，他們對於這些學問的任何一種都是很高明的。”

四

“的確，苏格拉底，我們不必樣樣都搞。因為很難找到精通一切技藝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變成一個精通一切技藝的專家。請選擇幾門看來最高尚、最適宜於我學習的學問：告訴我這幾門學問和那些做這類事情的人；並且就你所知盡力幫助我學習這些學問。”

“很好，克利托布勒斯；在我們國家里，確實有些所謂粗俗的技藝是為人反對的，因而當然也就十分為人瞧不起了。因為這些技藝迫使工人和監工們靜坐在屋子裡，有時還整天呆在爐火旁邊，傷害他們的身體。弄壞身體就會嚴重地弄壞精神。而且，這些所謂的粗俗的技藝使人沒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從事這類技藝的人被認為不善于與朋友們交往，^①也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事實上，在某些國家里，特別是在以尚武著稱的國家里，甚至不准任何公民從事粗俗的技藝。”

① 也許是：“使朋友們難於和他們交往”，不過這種可能性不大。

“但是，請問你，你要勸我們從事哪些技藝呢，蘇格拉底？”

“我們不必為了仿效波斯國王而感到羞耻吧？因為據說他特別注意農業和戰術，認為這是兩種最高尚最必需的事業。”

克利托布勒斯聽到這句話，大聲說：“蘇格拉底，你真認為波斯國王把農業也包括在他的工作以內嗎？”

“克利托布勒斯，以下的考慮或許可以使我們看出他是不是把農業包括在他的工作以內。我們承認他特別注意戰爭，因為他給所有向他納貢的國家領袖下命令，要他們提供維持一定數目騎兵、弓箭手、投石手和輕步兵的經費，好使這些隊伍強大得可以控制他的臣民，並在受到侵犯時能夠保衛他的國家；除此以外，他在各城堡里還有守備隊。這些軍隊的經費都是由負有這種責任的地方長官供給的。國王每年檢閱雇傭兵和奉命處於備戰狀態的其他一切軍隊；除了城堡里的軍人以外，把他們都集合到所謂的檢閱地點。國王親自檢閱在他住所附近的軍隊，並派遣可靠的代表去檢閱遠處的軍隊。如出場的隊伍人數足額，配備着良好的馬匹和武器列隊受檢，則其軍官無論是守備隊或團隊的指揮官或是總督，他都使他們晉級並給予巨額的金錢賞賜。但是對於那些他認為玩忽職責或從中貪污的軍官，他都給以嚴厲的懲罰，並派別人代替他們的職務。所以，從這些行動看來，毫無疑問，他是注意戰爭的。

“至於地方事務，他親自就他巡行全國時所見到的來進行考查；關於他所沒有親身視察到的地方，他听取他的可靠代表的報告。地方長官，只要能向他證明他們那里的人煙稠密，土地耕種得好，並且當地的樹木和谷物豐足，他就撥給他們更多的領地，給他們賞賜和爵位。^① 如果他看到有的地方無論是由于管理不當，或是由于輕視職守，或是由于粗心大意而使土地荒蕪，人煙稀少，他

① 參閱《居魯士的教育》，VIII, i, 39。

就懲罰當地長官，並派別人代替他們的職務。從這種行為來看，能說他對於讓居民耕種土地所作的打算，少於他對於讓軍隊保衛國家所作的打算嗎？而且，這兩種職務各交由不同的官吏分別擔任；一種官吏負責管理居民和勞動者，並向他們征收貢物，另一種官吏統率軍人和守備隊。如果守備隊的指揮官沒有保衛國家的能力，文職長官和農業管理人就譴責指揮官，說居民由於缺乏保護不能耕種土地。另一方面，如果指揮官能保持農地的安寧，而文職長官使土地荒廢而人口疏稀，指揮官就要譴責文職長官。因為大體說來，如果土地耕種得不好，就不能維持軍隊的開支，也不能繳納貢物。在派有總督的地方，總督要同時照管這兩種事務。”

聽到這裡，克利托布勒斯說，“好啦，蘇格拉底，如果國王這樣做，我覺得他是既注意農業又注意戰爭的。”

“還有，”蘇格拉底繼續說，“在他所居住和巡視的一切地方，他都設法使那裏有充滿土地所能生產的美好東西的‘樂園’（他們這樣稱呼它）。除了不能這樣做的季節以外，他自己把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這種樂園裏。”

“蘇格拉底，既然這樣，那末把國王在裏面消磨時間的這些樂園管理得很好，使它們包含很多樹木和土地所生產的所有其他美好的東西，那當然是必要的了。”

“而且有人說，克利托布勒斯，國王頒發獎賞的時候，他首先約請那些在戰場上顯身揚名的人，因為如果沒有人保衛土地，耕種多少畝土地都是沒用的；其次就是最善於置辦農具牲畜和耕種土地的人，說是如果沒有勞動者的幫助，即使是勇敢的軍人也無法生活。有一個故事，說居魯士^①——近世最著名的王子——有一次

^① 小居魯士（紀元前 424? - 401 年），波斯國王大流士二世之子，與其兄爭奪王位，戰死。——譯者注

对被請来接受奖品的人們說：‘我自己應該得到兩方面的奖品，因为我既是一个最会为土地置办农具与牲畜的人，也是最会保卫这些农具与牲畜的人。’”

“哦，苏格拉底，如果居魯士說这話，他是把置办农具牲畜和耕种土地，看作是与当軍人同样值得自豪了。”

“是的，而且如果居魯士还活着，他似乎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統治者。关于这点，他所提供的許多証明之一就是：在他去和他兄长爭夺王位的路途中，据說沒有一个人从他那里跑到国王那里去，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国王那里跑到他这边来。我认为如果人們在危急存亡之秋还甘心情愿地服从一个領袖，^①并且决意为他效忠，这就很足以說明这个領袖的卓越了。現在居魯士的朋友們都在他的身旁战斗，环繞着他的尸体战斗，全部战死在他的身旁；只有阿里埃厄斯一人是例外，而阿里埃厄斯在这次战争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在左翼上的。^②

“此外还听說，当賴山德尔^③携带着盟国的礼物来看他的时候，这位居魯士給予賴山德尔以各种殷勤的款待；賴山德尔在墨加拉有一次亲自对一个客人說，除了这些款待以外，居魯士还亲自引导他参观了撒狄斯的乐园。这时賴山德尔非常贊美乐园中树木的美丽，匀称的間隔，笔直的行列，整齐的角度，在他們走路时紧紧环繞着他們的濃郁的芳香。这些东西使他感到惊奇了，他喊道，‘居魯士，我真喜欢所有这些可爱的东西，但是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你的办事人的本領，把一切东西都测量和布置得这样精确。’居魯士听到这句話很高兴，說道，‘賴山德尔，整个测量和布置工作都是我做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 iii, 9。

② 《居魯士远征記》，I, ix, 31。阿里埃厄斯看到居魯士战死的时候，他逃跑了。

③ 賴山德尔，斯巴达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譯者注

的,而且我自己还做了一些种植工作。’賴山德尔仔細打量他,注視他的华丽的带有香气的长袍,注視他所戴的亮晶晶的項圈、手鐲和其他珠宝,大声說:‘什么,居魯士?你真亲自动手种植了这些树木的一部分?’‘你觉得奇怪嗎,賴山德尔?’居魯士用問話来回答。‘我对太阳神发誓,在正常的健康状态下,如果不首先认真地做一些战争或农业方面的工作,或是不想办法出出力,我从来没有坐下来吃过飯。’

“我还要补充一句:賴山德尔自己說,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便用以下的話来祝賀居魯士,‘我觉得你应该享受你的幸福,居魯士,因为这种幸福是你自己的力量挣来的。’”

五

苏格拉底繼續說,“我告訴你这些話,是因为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鍛炼身体的手段。因为第一,土地給种地的人生产人們賴以生活的食粮,此外她也生产人們所享用的奢侈品。第二,她供給人們裝飾祭坛、雕象和他們自己的一切东西,并且提供最优美的景色和香味。第三,她生产或供給許多美味食品的原料;因为飼养牲畜的技艺是与农业密切相联的,所以人們就有了祭神所用的牺牲和自己使用的牲畜。虽然她所供給的美好的东西十分丰富,她却不让人們不劳动就得到它們,而是使人們习惯于忍受冬季的严寒和夏季的炎热。她通过訓練給那些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增加力气;她鍛炼那些监工們,其方法是讓他們早起,迫使他們行动敏捷。因为在农場上和在城市里一样,一些最主要的活动是都有其固定時間的。而且,如果一个人願意当騎兵,耕种乃是为他的馬匹供应飼料的最有用的伙伴;如果他願意当步兵,耕

种也能使他身体灵活。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促使人喜好狩猎活动,因为她为豢养猎狗提供便利,同时又給那些在地面上覓食的野禽野兽供应食品。如果說农业对于馬和猎狗有好处,那末,馬和猎狗也同样对于农場有好处,因为馬可以早早地把监工們馱到他們的工作地点,并且使他們能够晚些离开那里,猎狗可以保护庄稼和羊群不受野兽的伤害,并且有助于維持荒僻地方的安全。土地还能鼓励农民武装保卫国家,因为庄稼都生长在露天里,易于受到强者的劫夺。什么技艺能比农业訓練出更好的跑手、投擲手和跳高手呢?什么技艺能給劳动者以更大的报酬呢?什么技艺能更高興地欢迎它的追随者,請他們来并讓他們随意取走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呢?什么技艺能更大方地款待客人呢?熊熊的火炉,溫暖的浴室,舒舒服服地过冬,还有什么地方比农場里更为方便呢?享受那清凉的泉水、微風和树蔭以消磨炎夏,还有什么地方比乡間更为可爱呢?还有什么技艺能产生更适当的祭神用的新果,或使人有机会举行人数更多的节日集会呢?什么技艺能更使僕人感到亲切,妻子感到愉快,儿童感到喜欢,朋友感到快意呢?据我看来,如果任何自由民能够得到比这更可爱的东西,或者发现比这更可爱、更有利于謀生的职业,那倒的确是奇怪的事情。

“而且,土地誠心誠意地^①教育那些能够学习的人,使他們公平正直;因为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償你的好东西就越多。那些从事农业并接受适合于男子汉的严格教育的人,無論在什么时候,即使偶或被大軍所迫,离开他們的土地,由于他們都是心身俱健的人,他們也能进入那些危害他們的人的国家里,取得足够的維持生活的資料。在战争时期,武装起来去寻找食粮,往往是比用农具采

① “誠心誠意地”(θείλοισα)或应作“是一个女神,并且”(θεός οἶσα)。

集食糧更为可靠的。

“还有，农业有助于訓練人們共同努力。因为要去远征敌人必須有人，而耕种土地也需要人的助力。所以，如果农场主不能使他的劳工勤奋和忠順，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农场主；帶領士兵去打敌人的將領也必須設法奖励那些不愧为勇士的人，懲罰那些不忠順的人，借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农场主必須常常鼓励他的劳工，正如一个將軍必須鼓励他的士兵一样。奴隶需要有好希望的鼓励才能意志坚定，其需要的迫切相同于甚至超过自由民。人們說得好，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廢下来的时候，無論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

“好啦，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說，“我想你所說的都是对的。但是在农业中，人們不能依靠預測。因为冰雹、霜冻、旱、涝、虫害有时会破坏安排得很好和执行得很好的計劃；而突发的疾病有时也会严重地伤害喂养得很好的牲畜。”

“哦，”苏格拉底回答說，^①“克利托布勒斯，我想你懂得，农业活动和战争活动一样，都是为神所掌握的。我认为你知道，从事战争的人在采取行动以前，都先努力取悅于神，要靠祭品和預兆以寻求趋吉避凶之道。对于农业事务來說，你以为不需要祈求神的保佑嗎？必須知道正直的人都为他們的果木、庄稼、耕牛、馬匹、羊群而祈禱，而且也為他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而祈禱。”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 iv, 15; IV, iii, 2。《居魯士的教育》，I, vi, 46。

六

“好啦，苏格拉底，你叮嘱我要依靠神的帮助来从事一切事业，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神既管战争的事情，也管和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努力这样做。但是现在，还是请你接着谈财政管理问题吧，你的话头刚才岔开了。请你一步一步详细地说说这个问题，因为听了你所说的话以后，即使在现在，我也觉得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我必得怎样来谋生活了。”

“那么，我认为，”苏格拉底接着说，“我们应该首先再扼要地谈谈我们在讨论中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各点，以便我们在讨论其余问题时，也可以尽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啊，是的；对于在金钱问题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们来说，如果在检查帐目时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是很高兴的事情；我们作为一项讨论的双方，如果在各项问题上都有一致的意见，那也同样是高兴的事情。”

“那末不妨再说一说，我们认为财产管理是一门学问的名称；这种学问好象是人们能够用以增加财产的；财产似乎就等于一个人的全部所有物；我们还说财产是对于维持生活有用的东西，也弄清有用的东西乃是所有那些我们懂得怎样使用的东西。现在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科学；我们同意我们的国家厌弃那些所谓粗俗的技艺，因为它们似乎能伤害身体和精神。我们说，^①这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证明的，只要在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让农人和手工业者坐在两处，分别问他们是赞成保卫国家，还是赞成撤离广阔的地带，专门防守城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

^① 第四段中并没有这类的話。

那些和土地有关系的人一定贊成保卫土地，而手工业者一定不願意斗争，而願意象他們一向所受的訓練那样靜靜地坐着，避开艰苦的斗争和危險。我們得出結論：对于一个高尚的人來說，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學問就是人們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职业似乎最容易学，而且从事这一职业也最为愉快，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使身体健美，它能給心力留出最多的空闲時間去照管朋友和城市的事情。而且，由于庄稼在城外生长，农場的牲畜也在城外放牧，我們覺得农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勇敢刚毅。所以这种謀生方法似乎應該受到我們国家的最大重視，因为它可以鍛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

“苏格拉底，我覺得我所听到的已足够使我相信靠农业謀生乃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了。但是你告訴过我，你已弄清为什么有些农人很成功，农业使他們丰衣足食，而另一些人則很不中用，认为耕种是沒有好处的。我很願意听听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好使我們去做有益的事，而避免有害的事。”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我打算詳細告訴你我从前和一个人会見的事情，这个人我认为真正是一个可以恰当地被称为‘高尚人士’的人。”

“苏格拉底，我很願意听，因为我迫切希望使我自己能担得起这一称号。”

“那末我要告訴你我是怎样注意到这个人的。因为，去拜訪我們的好建筑家、好金匠、好画家、好彫刻家以及别的这类人，并檢查他們的被认为是美的作品时，我花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我希望能見到一个被称为‘高尚人士’的人，好看看这种人做些什么事才当得起这一称号，因为这一庄严的称号是意味着既‘美’且‘好’的。最初，因为‘美’这一形容詞是被放在‘好’字上面的，我就去找每一

个我所注意的人，企图发现我是否能在什么地方看到好与美的結合。但是，事实毕竟不是这样：我认为我看到有些长得挺美的人，其内心是极端卑鄙的。因此我决定不管长象好坏，去寻找被公认为‘一个高尚人士’的人。所以，由于我听说无论是男人、女人、本地人或外地人都用这一称号来称呼伊斯霍瑪霍斯，我决定去会见他——如果可能的話。”

七

“碰巧有一天，我看见他坐在宙斯自由神庙的走廊上，显然有空暇，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說：

“‘伊斯霍瑪霍斯，为什么呆呆地坐着呢？你是不大有閑呆着的习惯的；因为一般說来，我在市場上看到你的时候，你总是挺忙，或是至少也不完全閑着。’

“‘是的，苏格拉底，要不是我和一些客人在这里有约会，現在你也不会看到我閑着。’

“‘請問你，’我說，‘当你沒有这类事情做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消磨你的時間，并且做些什么呢？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人們称呼你为高尚的人，因为你并不在家里过日子，而且你的环境也不要求你这样做。’

“伊斯霍瑪霍斯听見我問他‘为什么人們称呼你为高尚的人？’，他笑了，显然很高兴，他回答說：‘苏格拉底，有些人和你談到我时，是不是这样称呼我，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当他們要求我交換财产以逃避公共义务——装备战船或筹办合唱队——的时候，决沒有人寻找“高尚的人”，而他們作这种要求时，只简单地管我叫作“伊斯霍瑪霍斯”，說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好啦，苏格拉底，既然你問我这个问题，我确实是不在家里过日子；因为你知道，我的妻

子自己很能够照管家里的事情了。’

“‘啊，伊斯霍瑪霍斯，’我說，‘这正是我要請教你的事情。是你自己把你的妻子训练成为这样能干的人呢，还是当你把她从她娘家接来的时候，她就已經懂得管理家务呢？’

“‘哎，苏格拉底，在我娶她的时候，她能懂得什么？她嫁給我时还不到十五岁，而且在此以前，她一直受着約束，尽管少看、少听、少說話。如果她来的时候，只懂得怎样把交給她的毛布制成斗篷，只懂得給女仆們分派紡績工作，那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苏格拉底，至于控制食欲，她已經受到极好的訓練了；我认为这种訓練，無論对于男人或女人，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伊斯霍瑪霍斯，在別的方面，你沒有自己訓練你的妻子使她能够执行她的任务嗎？’

“‘噢，沒有，苏格拉底；直到我祭神和祈禱以后，我才教她学习对于我們两人都最有好处的事情。’

“‘你的妻子沒有和你一起参加这类祭神和祈禱嗎？’

“‘参加了，她热誠地对天許願，要規規矩矩地做人；而且很容易看出，她不会忽視我所教給她的事情。’

“‘伊斯霍瑪霍斯，請你告訴我，你教給她的头一課是什么？我宁願听你說这些，而不願意听那最高貴的運動比賽或賽馬的事情。’

“‘苏格拉底，当我一发现她很溫順，并且已經習慣于家庭生活，可以进行談話的时候，我就問她以下的話：

“‘“亲爱的，告訴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你的父母为什么把你給我嗎？你一定很清楚，我們当初和別人結婚并沒有什麼困难。但是，我为我自己考虑，你的父母为你考虑，在未来的家庭和儿女方面，究竟誰是最好的合作者。我选上了你，而你的父母好象是认为我是他們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現在，如果神賜予我們儿女，

我們就要想出最好的教育他們的办法。因為我們將來共享的幸福之一，就是在老年能夠得到最好的幫手和最好的贍養；但是目前我們先來共同享有我們這個家庭。因為我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我們共有的財產里，而你也把你帶來的一切都加了進去。我們並不要計算我們誰實際拿出來的更多，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誰能證明自己是更好的合作者，誰的貢獻就更重要。”

“‘蘇格拉底，我的妻子回答如下：‘我怎麼能幫助你呢？我有什麼能力？不行，都得依靠你。我母親告訴我，我的責任就是要謹慎小心。’”

“‘當然，親愛的，’我說，‘我父親也這樣告訴我。但是，無論對於男人或女人來說，所謂謹慎小心就是要儘可能使他們的財產不受任何損失，而且要儘可能用正大光明的辦法來增加他們的財產。’”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能夠幫助你增加我們的財產呢？’我的妻子問。

“‘唔，’我說，‘當然你必須儘可能努力做好神讓你做的事，以及法律許可的事。’”

“‘請問你，都是什麼事？’她問。

“‘我認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回答說，‘的確是這樣，除非女王蜂在蜂房里所管的是不重要的事情。親愛的，我覺得神聰明睿智地把所謂的男性和女性配合在一起，主要就是為了使他們結成完美的合作關係，互相幫助。因為第一，各種生物要傳宗接代，他們就得結成婚姻好生兒育女。第二，這種結合為他們養兒防老提供了條件，至少對於人類來說就是這樣。第三，人類不能象獸類那樣生活在露天地里，而顯然需要遮風避雨的房屋。然而，人們如果想要取得生活必需品以充實他們的住所，就得有人去從事露天的

工作；因为耕耘、播种、栽植、放牧都是这种露天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提供人类所必需的食物。而且，这些东西一旦存入住所之后，就得有人保管它，并做一些必须在室内做的事情。哺育婴儿需要有房屋；把谷物制成面包需要有房屋；用毛布缝制衣服也同样需要有房屋。由于无论室内工作或室外工作都需要劳动和注意，所以，我认为，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

““神使男人的身心更能耐寒耐热，能够忍受旅途和远征的跋涉，所以让他们做室外的工作。而女人呢，由于他使她们的身体对于这种事情的忍耐力较差，所以，我认为，他就让她们做室内的工作。而且，神知道他已经给女人创造了养育婴儿的任务，并使她们担负这一任务，所以他分给女人的对于初生婴儿的爱情要比男人更多些。由于他还使女人担负照管粮食衣物的任务，知道对于这种任务来说，胆子小一些是不无好处的，所以他就分给女人比男人更多的畏惧心理；他知道从事室外工作的男人必须保卫自己的工作不受坏人的侵害，他还分给他们更多的勇气。但是因为男人和女人都必须有所授受，他就不偏不倚地给予他们同样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所以在这些方面，你看不出男性或女性有什么区别，谁也不比谁更强些。神还无所轩轻地给予男女以应有的自我克制的能力，并给予那做得较好的一方——无论是男人或女人——以获得更多的由此而来的好处的权力。正因为男人和女人的资质不同，他们就更需要彼此帮助，夫妻的一方对于另一方就更为有用，因为这一个在这方面能干些，那一个在这一方面就差些。

““亲爱的，我们既然知道神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就必须努力把我們所担负的责任尽量做好。而且，法律也认可这些责任，因为它把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神使男人

和女人成为他們养育儿女的合作者，所以法律也指定他們为家庭的合作者。此外，法律还宣布男女双方各做神使他們各有所长的工作是光荣的。例如，对于女人來說，呆在家里要比住在田野里更光荣些，但是对于男人來說，呆在家里就不如去照料外面的工作体面了。如果一个男人的行为違反神所賦予他的天性，或許他的反抗行为就会为神所发觉，他将因忽視自己的工作或干預妻子的工作而受到懲罰。我觉得女王蜂所忙的正是神給她指定的这类其他的工作。”^①

““請問你，”她說，“女王蜂的工作怎样会和我必須做的工作相象呢？”

““怎样会？”我回答說，“她呆在蜂房里，不让那些蜜蜂閑着；她打发那些應該在外面工作的蜜蜂出去工作；她了解并收受每一只蜂所采回来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貯藏起来以备需用。到了應該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她把它們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只蜂。她同时还监督蜂房里的建窩工作，让这些蜂窩能够又好又快地建筑起来；她照管雛蜂，使它們能够得到及时的培育。在小蜜蜂按时成长起来并能够工作时，她打发它們出去寻求殖民地，并安排一个領袖来率領这些年轻的冒險家。”

““那么，我也必須做这些事情嗎？”我的妻子問。

““你当然要做这些事情，”我說，“你的責任就是呆在家里，打发那些應該在外面工作的仆人出去工作，监督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收受我們得到的东西，分配其中必須花費出去的部分，照管其中應該貯存起来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在一个月之中花掉留备一年使用的东西。当給你送来毛布的时候，你必須叫人为那些需要斗篷

① 《居魯士的教育》，V, i, 24。

的人縫制斗篷。你还必須照管干的谷物使其不受損失以備制成食物。然而，你所担負的責任之一恐怕是不大合算的：你必須注意让任何得病的仆人得到照顧。”

““噢，不，”我的妻子喊道，“如果那些受到很好照料的人会感激我們，并且比以前更加忠心，那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是呀，亲爱的，”她的回答使我高兴，我喊道，“蜜蜂們对于它們蜂房里的領袖非常忠心，当她舍弃蜂房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她，沒有一个願意落在后面，这是什么道理呢？不就是因为她作了这样一些細心的工作嗎？”

““如果在这些領袖活动上你不比我更为重要，”我的妻子回答說，“那就使我覺得奇怪了。因为我想，如果不是你設法从外面搜集些东西回来，我在家里对于財物的照管和管理工作就未免显得毫无意义了。”

““如果沒有人照管我搜集回来的东西，”我反对說，“那我的搜集工作也将是毫无意义的。你可知道，象俗話所說‘用竹籃打水’的人是多么可怜，因为他們似乎在做着徒劳无益的工作？”

““当然，”她說，“如果他們这样做，那他們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可怜的。”

““但是，亲爱的，我敢向你保証，有些其他专屬於你的任务，做起来是很愉快的。使你高兴的事情是：教初来时不会紡績的女仆学会紡績，使她对于你有双倍的用处；照管不懂得管家和做事的女孩子，在教育她使她可靠和能够做事之后，发现她很有些用处；你有权力奖励家里的小心謹慎和有用的人，惩罚那变成坏人的人。但是最愉快的經驗就是要証明你自己比我强，使我成为你的仆人；决沒有理由担心你老了以后在家庭里受不到重視；放心吧，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越成为我的好伙伴，越成为孩子們的好家庭主妇，你在

这个家庭里就越受到尊重。因为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数量所以会增加,并不是由于外表漂亮,而要靠日常做好事。”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所能想起的、我和她最初谈话的大意。”

八

“‘伊斯霍瑪霍斯,你觉得这些话对于她的勤勉努力有鼓励作用吗?’我问。”

“‘当然有作用,’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说,‘我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没有能从仓库里给我拿出我所要的东西,挺着急,脸都胀红了。因为她挺窘,我说:“亲爱的,不要因为你没能给我拿出我所需要的东西而难过吧。要用一件东西而不能用它,当然就是穷困;但是找不着你所要找的东西,总比由于你知道没有这件东西而根本不去找它要好些。事实上,这不应该责备你,而应该责备我,因为我交给你东西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应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好使你知道该放在哪儿,上哪儿去找。亲爱的,对人类来说,没有再比井然有序更好更方便的事情了。例如,合唱团是许多人组成的,如果它的团员随意行动,它就会成为混乱一团,看着毫无乐趣;可是如果他们有规则有秩序地动作和歌唱,那末这同一队人就会既值得看又值得听了。而且,亲爱的,没有秩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很容易为敌人俘虏,为朋友瞧不起,而且是毫无用处的,——驴、骑兵、担夫、轻装兵、马队、战车,乱挤在一起。^①他们你妨碍我,我妨碍你,有的走有的跑,有的跑有的停,战车撞马队,驴撞战车,担夫撞骑兵,象这种样子,他们怎样行军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要作战的话,他们怎能打仗呢?因为那一受攻击就得逃跑的部队,就足以把重步兵践踏在

^① 《居鲁士的教育》, VI, iii, 25; 《苏格拉底言行录》, III, i, 7。

脚底下了。但是軍容整齐的軍隊却使朋友們看起來覺得壯觀，使敵人看着不愉快。什麼朋友看到強大的馬隊整齊地進軍會不高興呢？他看着列隊前進的騎兵會不贊美嗎？馬隊、騎兵、輕裝兵、弓箭手、投石手一隊一隊排列着，整齊地跟在他們長官的後面，什麼敵人看着不害怕呢？不但如此，即使在進軍時也是秩序井然，雖然人數成千上萬，可是都沉着穩健地象一個人似的向前移動，後面的每一行都不斷地填補前面的空隙。還有，一只裝載軍隊的戰船，所以使敵人害怕，使朋友們覺得壯觀，還不是因為它的速度嗎？戰船上面的水手為什麼不互相妨礙呢？不就是因为他們都有秩序地坐着，身子有秩序地前後擺動，有秩序地上船和下船嗎？如果要找一個雜亂無章的典型，我就想到一個農人，他把大麥、小麥和豆子都放在一個大箱子裡，所以他在要做糕餅、麵包或布丁的時候，必須選出谷類，而不是看到它同其他糧食分開，立刻可以應用。

““所以，親愛的，如果你不願意這樣雜亂無章，而願意正確地知道應該怎樣管理我們的財物，容易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令我滿意地把我所要找的東西交給我，那末，就讓我們選好應該存放各種東西的地方；並且在把東西放在適當地點以後，還要訓練女仆從什麼地方去拿，放回到什麼地方去。這樣我們就會知道哪些東西是完好的，哪些不是這樣；因為如果東西沒有了，那個地方本身就會顯得空蕩蕩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需要注意什麼東西；而且知道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我們馬上就可以拿到手，不用費事就可以使用。”

““蘇格拉底，從前我曾有機會看過大腓尼基商船，我覺得我從來沒有看過安排得這樣好這樣確當的船具。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这么多的東西都分別地裝填在一間非常小的貯藏室裡。你知道，一只船在進港或出海的時候，需要有很多木制和繩制的用具；在航

行的時候，需要有許多所謂的索具，許多保卫自己防备敌船攻击的装备；它携带大批船員使用的武器，載有全套做飯用的家庭用具。除此以外，它还装有船长携带的用以牟利的貨物。所有我說的这些东西，都装在一間不大于一百平方腕尺^①的屋子里。我看到每种东西都收藏得十分巧妙，一点也不乱，用不着人翻寻，沒有放得不得其所的东西；当急需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会因麻煩的解捆工作而耽擱時間。我发现舵手的仆人——叫做大副的——对于每一部分都非常熟悉，即使不在當場也能說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还有多少，就好象一个会拼音的人能够說出苏格拉底这个詞有多少字母，这些字母的先后次序是怎样的。那时我看見这个人在閑暇時間里檢查船上^②必然要用的一切东西。我看見他檢查这些东西，覺得挺奇怪，問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說，“先生，我在檢查船上的索具收藏得怎么样，看看万一发生意外，是不是有的东西找不着或是和別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因为在神使海上起風暴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放得杂乱无章，你就来不及寻找你所要用的东西，也来不及把它拿出来用。因为神总是威胁和懲罰不小心的人，如果他完全不伤害无辜，那你算是走了运啦。当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时候，如果他拯救你，你應該深深地感激上天才好。”

“看了安排得这样整齐的船具以后，我对我的妻子說：“既然商船——即使是一只很小的商船——上的人，能够騰出地方来安放东西，在顛簸不堪、东搖西摆的情况下，也能維持秩序，并且他們虽然担惊受吓，也能找出他們所要找的东西，那么，我們的房子里既有分別存放各种东西的大庫房，我們的房子又是建筑在穩固的

① 原文 δεκάκλιτος 照字面讲是“有放十个床位的地方”；但是 κλίνη (床) 的这种合成語，似乎是被用来表明一种确定的大小尺度的。

② 更可能是“在航行时候”。

基础上,如果我们不能给各种东西都找到适当的好地方,那我们真是太粗心大意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岂不是非常愚蠢吗?

““把一个人的家庭用具安放整齐的好处,以及在家中寻找安放每类用具的适当地方是多么容易,我都已说过了。各种各样的靴子一排一排地排列着,那该是多么好看啊!各种各样的斗篷、毯子、铜器或餐具都分门别类地安放着,那该是多么好看啊!的确,当我說就連盆盆罐罐排列整齐都很美观的时候,无论这种说法怎样使聪明人发笑,任何严肃认真的人是不会发笑的。简单地說,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安放整齐,都能有一种美。因为每组东西都象是一队用具,而且如果每组东西都排列得界限分明,各组之间的间隙也是很好看的,正象祭坛周围的一队舞蹈家,他们本身很好看,而且連空档也显得很好看,显得整整齐齐,毫无阻碍。

““亲爱的,我们不用怎样费事就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而且,亲爱的,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不容易找到那种会熟悉各个地方和記得把每一类东西都放到它的适当地方的人。因为,我相信,我們都知道:整个城市所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上万倍;可是你可以派遣任何仆人到市場上去把一样东西买回家来,他并不会感到为难,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必定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物品。所以如此,其唯一原因就是每种东西都是有其固定地点的。但是当你要找一个人时,虽然他本人也可能正在找你,你却往往找不到他。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沒有規定好見面的地点。”

““关于家庭用具的安排和使用問題,我覺得这就是我所記得的和她的談話的大意。””

九

““結果如何呢?”我問;‘伊斯霍瑪霍斯,那时你认为你的妻子

还留心听你这样热誠地教給他的話嗎？’

“‘当然，她答应注意我的話，她显然非常高兴，覺得她已經找到解决她的困难的方法，她要求我馬上照我所說的那樣来安排我們的東西。’

“‘伊斯霍瑪霍斯，你是怎样替她安排東西的呢？’我問。

“‘哦，我决定先把我們房子里可以放東西的地方指点給她看。我們的房子里並沒有多少精巧的裝飾品，苏格拉底；所有的屋子都只是為了尽可能方便地安放那些要安置在里面的東西而設計出來的，所以每間屋子正好安放那些适宜于放在里面的東西。例如貯藏室由于它的位置安全，應該存放最貴重的毯子和用具；几間干燥的屋子存放谷物；凉爽的屋子存酒；光綫好的屋子存放需要亮光的艺术品和器具。我让她看到裝飾过的一般用的住屋都是冬暖夏凉的。^①我告訴她整个房子坐北朝南，所以冬天有阳光，夏天有阴凉。我也让她看到女用人的住处已經用一扇上了鎖的門同男用人的住处隔开了，所以所有不应当搬动的東西都不会被人拿走，而仆人們沒有我們的許可也不会养孩子。因为誠实的仆人如果有一个家庭总会变得更为忠实；而那些坏家伙們如果結了婚反而更容易做坏事。

“‘我們既然已經弄清楚了整个的情况，就立刻着手一批一批地給家具分类。我們首先把祭神用的器具收集在一起，然后把女人的节日服裝、男人的节日服裝和軍服、女人住处的毯子、男人住处的毯子、女鞋、男鞋都放在一起。另一批是武器，再有三批是紡績用具、做面包用具和烹調用具；此外还有洗滌用的東西、揉面槽上用的東西和餐具。我們把所有這些東西分成两类：經常使用的和节日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 viii, 9。

使用的。我們还把按月消費的東西單獨放在一起，把準備要食用一年的口糧另放在一處。因為這樣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地知道怎樣使這些東西能維持到年底或月底。我們分門別類地整理了這些可以移動的財產以後，就把所有的東西都安放在它的適當的地方。然後讓那些必須使用這些東西的僕人知道，他們每天要用的烤麵包、做菜、紡績等等用具放在什麼地方；把這些東西交給他們保管，責成他們不得損壞。我們把那些只是在節日、宴會才使用，或是不常使用的東西都交給管家婦；告訴她存放這些東西的地方、點清數目、列出清單以後，我們囑咐她要把它們交給適當的僕人，要記住都交給誰什麼東西，而且在收回來以後，要把每件東西都放回它原來的地方。

“在指派管家婦的時候，我們所選擇的人乃是我們在考慮以後認為是在吃东西、喝酒和睡覺方面最有節制的人，^①是對於男人最溫順的人，也是看來記性最好、最小心謹慎、不會因玩忽職務而觸怒我們，而且盡力想討好我們以獲得獎賞的人。我們還教育她忠實於我們，其方法是既使她分享我們的一切快樂，也讓她分擔我們的困難。此外，我們還訓練她使她熱心於增進我們的財產，其方法是使她熟悉我們的財產，並且讓她分享我們所獲得的成就。而且，我們還給她灌輸正義感，其方法是給正直的人以比不正直的人更大的榮譽，並且向她指出正直的人要比不正直的人生活得更富足、更自由。然後我們把她放在那個優越的位置上。

“蘇格拉底，做好了這些事情以後，我告訴我的妻子說：如果她自己不留心查看，使僕人們嚴格遵守我們安排的每一細節，則所有這些辦法都將是無效的。我解釋說：在秩序良好的城市里，市民

① 《蘇格拉底言行錄》，I, v, 1；《居魯士的教育》，I, vi, 8。

不仅以通过良好法律为滿足，他們还要更进一步，選擇法律的监护人，使这些人充任監察員，褒獎遵守法律的人，懲罰違犯法律的人。因此我让我的妻子把她自己看做是我們家庭法律的监护人。正象守备队的指揮官檢查他的士兵一样，她必須在她认为适宜的时候檢查家里的財產；象市議會仔細察看騎兵和馬匹一样，她必須弄清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情况良好；象是一个皇后，她必須在她的职权之內奖励那些值得受到称贊和荣誉的人，也决不寬恕那些應該受到譴責和懲罰的人。

“‘而且，我还告訴她：她不應該因为我交給她的关于我們的財產的責任比仆人們重而感到煩惱。我指出，仆人搬运、照管和保卫主人的財產，他們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能分享到財產的一部分；他們除非得到主人的許可，无权使用任何东西；一切东西都屬於主人，主人可以随意使用它們。因此，我解釋說，那些由于保全財物而得到最大利益以及由于財物毀坏而受到最大損失的人，乃是必須对于这些財物給与最大关怀的人。’

“‘那末，伊斯霍瑪霍斯，’我說，‘你的妻子願意听你的話嗎？’

“‘当然，苏格拉底，’他大声說，‘她当时告訴我說：如果我认为叮囑她必須照管我們的東西是給予她一項困難的任務，那我就錯了。她說，如果我要她玩忽她自己的財產，那倒比使她有照管她自己特殊幸福的責任，是更為難堪的。’他補充說，‘我想，事實上，正象一个好女人照管她自己的孩子們，当然要比不照管他們更為安心一样，一个好女人是願意照管她自己的財產，而不願意不管她的財產的。’”

十

“当我聽說他的妻子曾經这样回答他时，我大声說：‘真的，伊

斯霍瑪霍斯，照你這樣說，你的妻子真是巾幗須眉啊！’

“‘是的，’伊斯霍瑪霍斯說，‘我準備給你再舉幾個關於她的品性高尚的例子，在那些例子中，我只要說一句話，她馬上就服從。’

“‘告訴我都是什麼事，’我喊道：‘因為即使修克西斯^①給我看他親手畫的漂亮女人的肖像，它所給我的快樂，也抵不上我默想眼前一個女人的美德時所得到的快樂的一半。’

“於是伊斯霍瑪霍斯開始講道：‘蘇格拉底，有一天我看她臉上已經化好了粧：她已擦上了粉，好使她顯得更白些，她已抹上胭脂，好使她的臉蛋更紅些。她還穿一雙厚底靴子以增加她的高度。於是我和她說，‘親愛的，請問你，作為我們財物方面的一個合作者，我怎樣才更值得你愛我：是應該按照真實情況告訴你我們所有的東西，既不虛夸也不隱瞞其中任何部分呢？還是應該設法言過其實地欺騙你，用劣幣和鍍金的項圈瞞哄你，并把會褪色的衣服說成是貨真價實的紫袍呢？’

““別說啦！”她馬上打斷我的話，“千萬別那樣——如果你那樣的話，我決不能真誠地愛你！”

““那末，親愛的，我們不是還有另一種紐帶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使我們成為身體方面的合作者嗎？”

““無論如何，人們都這樣說。”

““那末，在這種身體方面的合作關係中，我怎樣才更值得你愛我——當我把我的身體呈現在你眼前的時候，是應該努力使它強壯健康，因而真正地使你看着好看呢？還是應該在來到你跟前擁抱你以前，先在臉蛋上抹些鉛丹，把眼睛底下塗上胭脂、欺騙你，讓你看到和撫摸到的是鉛丹，而不是我的真正肌膚呢？”

① 修克西斯是紀元前五世紀末古希臘的畫家。——譯者注

““噢，”她喊道，“我宁願撫摸你，而不願撫摸鉛丹；宁願看到你原来的肤色，而不願看到胭脂；宁願看到你的明亮的眼睛，而不願看到它被塗上油彩。”

““那末，亲爱的，你要知道，我也不願意看到白粉和胭脂，而宁願看到你真正的肤色。正象神使馬愛馬、牛愛牛、羊愛羊一樣，人類也認為不加偽裝的人體是最可愛的。象這種無聊的裝飾，也許可以用來欺騙外人，但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打算互相欺騙，那一定會現出真相的。因為在早晨梳妝打扮的時候就現出真相；一出汗就萬事全休；掉眼淚會揭露偽飾；洗澡會使他們原形畢露！”

““請問你，對於這點，她說了些什麼？”我問。

““什麼都沒說，”他說，‘只是從那天起，她就不搞這種事情，而努力讓我看到她原來的不加偽飾的本象。而且，她曾問我是不是能在這一問題上給她一些忠告：她怎樣能使自己真正美麗，而不僅僅是在外表上好象很美麗。蘇格拉底，我的忠告是這樣：“不要象奴隸似的總坐着，而是要——上天保佑你——作一個女主人：常常站在織布機前面，準備指導那些技術不如你的人，并向比你強的人學習；要照管烤麵包的女仆；要幫助管家婦分配口糧；要四處查看各種東西是不是放得各得其所。”因為我覺得這既能使她活動又能使她有工作可做。我還說：合面揉面团、抖弄和折疊斗篷與被褥乃是最好的運動；這種運動可以促進她的食欲，增進她的健康，因而可以增加她的臉龐上的血色。而且，如果妻子的容貌比女仆漂亮，並且穿著更鮮艷、更合適的衣服時，她們真是令人魂銷的，特別是在妻子甘心情願地做事情，而丫頭們做事是出於不得已的時候。但是那些象輕視勞動的時派婦女那樣閑坐着的妻子，就將與那些虛偽的、騙人的、不正派的婦女相類似了。蘇格拉底，你可以確信，我的妻子的衣着和容貌與我給她的教導是一致的，也與我現在的描述

是一致的。’”

十一

“談到这里，我說道，‘伊斯霍瑪霍斯，我覺得你述說你妻子的事情，到現在已經很够了——你們倆人都是很值得欽佩的。可是現在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情吧。這樣你會因你說明你所以受人如此尊敬的原因而感到愉快，而我也會非常感激你向我詳細說明了一個高尚的人所做的事情；如果我的理解力還行的話，我要徹底了解這些事情。’

“‘好吧，蘇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我非常願意向你說明我的日常工作，這樣，當你認為我的行為有不對頭的地方的時候，你可以責備我。’

“‘關於這點，’我說，‘我怎麼敢責備一個盡善盡美的高尚的人呢？人們都認為我是一個把腦袋懸在半天空里的純粹的夸夸其談的人；^①人們管我叫一個劣叫花子——這是最無意義的辱罵。伊斯霍瑪霍斯，我告訴你，如果不是在一兩天以前我碰到外國人尼西阿斯^②的那匹馬，這后一個臭名兒真要使我心灰氣餒了。那天我看見一群人跟在馬后面一邊走一邊看，我還聽見其中有些人滔滔不斷地談論它。我就走到馬夫跟前，問他這匹馬是不是有很多財產。馬夫打量着我，好象我一定發了瘋，才會問這樣的問題；他問我一匹馬怎麼會有財產。聽見這句話，我清醒過來了，因為他的答復說明：即使是一匹劣馬，只要造物主給它以健全的精神，就有可

① 這是人們常常嘲笑蘇格拉底的話；例如，亞里斯多芬，《云》，225：“蘇格拉底，你在做什么？”“我在半空中散步，並且在太陽上沉思；”又如 1480：蘇格拉底，“請原諒我这愚蠢的夸夸其談。”

② 如果原文無誤的話，這個人也不會是那個著名的尼西阿斯（尼西阿斯是紀元前五世紀雅典的軍事領袖和政治家。——譯者）。

能成為一匹好馬。所以，你不妨假定我也可能成為一個好人，詳細告訴我你所做的事情，這樣，只要我能夠理解，我從明天早晨起就可以學習你的榜樣；因為明天是一個開始做好事的好日子。’

“‘蘇格拉底，你是在開玩笑，’伊斯霍瑪霍斯說：‘然而我還是願意告訴你，我畢生中一貫極力遵守的都是什麼原則。我似乎覺得：雖然神使那些不了解和不留心他們所應該做的事情的人得不到繁榮，可是在那些既聰明又謹慎的人們當中，神也是把繁榮賜給一些人，而不把繁榮賜給另一些人。所以我首先崇敬神祇，再努力這樣地持身處世，使我能夠有健康的身體和體力以達成我的祈禱的目的，使同胞們尊重我，使朋友們愛我，使我能夠在戰爭中不受傷害而獲得榮譽，並能用公正的方法來增加我的財富。’

“‘聽到這裡，我問道：‘什麼，伊斯霍瑪霍斯，你真想要發財致富，不避很大辛苦來照管你的財富嗎？’

“‘對於你這一問題，’他說，‘我的回答是：是的，我確是這樣。蘇格拉底，因為我願意崇奉神祇，不惜任何犧牲；我願意幫助有困難的朋友；我願意使這個城市不缺乏我的財力所能提供的裝飾品。’

“‘真是崇高的抱負，伊斯霍瑪霍斯，’我喊道，‘毫無疑問，你是配做一個有錢的人的！由於有許多不靠別人幫助就無法生活的人，又由於有些人只要能得到足夠供他們需要的東西便感到滿足，所以，那些能夠保持自己的財產，並且能有足夠的剩餘來修飾城市和救濟朋友的人，確實應當被認為高尚而偉大的。然而，’我接着說，‘我們是慣常頌揚這種人的。伊斯霍瑪霍斯，還請你回到原來的話題上，告訴我你怎樣注意你的健康和體力，怎樣使你能够在戰爭中不受傷害而獲得榮譽吧。然後我還很願意听听你的賺錢方法。’

“‘哦，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据我所知，这些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食物，并且能适当地消化它們，^①我认为，他就既能保証他的健康，又能增加他的体力。学习战术，使他更有資格光荣地保全他的身体。适当的勤勉努力，不沾染放蕩的恶习，使他更有增加他的財產的可能。’

“‘伊斯霍瑪霍斯，你所說的話，我都理解了。’我回答說，‘你是說：一个人如果飯后作些活动、勤勉努力、鍛炼自己，他就很容易得到人生中的好东西。但是我現在希望你說得詳細些。你做哪类工作来努力保持你的健康和体力呢？你怎样练习战术呢？你怎样勤勉努力来获取盈余，用以帮助朋友并增强这个城市的力量呢？’

“‘好吧，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我很早起床，如果我要去看什么人，我确信这时候他还呆在家里。如果我在城里有事要办，我就拿它当作散步的机会。如果在城里沒有急需办理的事情，我的仆人就对我的馬帶到田里，而我自己安步当車地走着去。苏格拉底，这或許比我在两旁有店舖的街道上踟躕一趟更有好处。我到了田里以后，我可能看到栽秧、除草、播种或收获工作正在进行着。我监督这种工作的每一細節，用我可能提出的方法来加以改良。作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常常是騎上馬，进行鍛炼，尽可能模仿战争中所需要的操练。我既不避开斜坡和陡坡，也不避开沟渠和河道，但是当我的馬越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当心，不让它扭伤腿。我騎完馬以后，仆人給它一束草料，然后帶它回家，使它从田里獸回城里偶然缺乏的一些东西。我把归程分为两部分，一半走，一半跑。到家以后，我用刮皮具^②洗澡，然后吃午飯。苏格拉底，我吃得不多不少，使后半天既不空肚子，也不太飽。’

① 《居魯士的教育》，I, ii, 10。

② 一种金属、象牙或角制的器具，古希腊人沐浴时用以刮皮肤者。——譯者注

“‘真的，伊斯霍瑪霍斯，’我喊道，‘我很喜欢你的这些活动。因为你有一套保证健康和体力的办法、战争的锻炼项目和发财的特效药，你把这些东西同时运用在一起了！在我看来，这真是妙极了！事实上，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你追求任何一种目的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看到，谢天谢地，你总是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很好的体力，而且我们知道你一向被认为是我们的最好的骑手和最富的市民之一。’

“‘苏格拉底，这些活动的结果怎样呢？这或许是你想要听的，我并不是总被称为高尚的人，而是不断地受到诽谤。’

“‘啊，伊斯霍瑪霍斯，’我说，‘但是我想要问你的是：如果你不得不出现在法庭上，你是不是把进行起诉和答辩的才能也包括在你的体系之中呢？’

“‘怎么，苏格拉底，’他回答说，‘你不知道^①这正是我经常做的事——向诽谤我的人说明我无害于任何人而且尽我所能做有益于很多的事情吗？我仔细地注意某些有害于很多个人和国家并无益于任何人的人，你难道认为我这不是在练习揭发他们的本领吗？’

“‘可是请你再告诉我一件事，伊斯霍瑪霍斯，’我说：‘你也练习解释这些问题的本领吗？’

“‘当然，苏格拉底，’他回答说，‘我孜孜不倦地练习说话的本领。我让一个仆人充当原告或被告，并且设法驳斥他；或者是，当着某个人的朋友们的面赞扬或责备他；或者是，我充当我的某些朋友之间的和事老，努力劝告他们互相和好是比互相仇视对于他们更有好处的。我参加军事法庭，谴责一个军人；要不然就替换着为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V, viii, 4。

不应受到責备而受到責备的人辯护，或揭发不应受到荣誉而受到荣誉的人。我們常常充当辯护人，支持我們所要采取的行为，反对我們所要避免的行为。苏格拉底，从前我往往让人挑出毛病来，被判受罰或賠償損失。’

“‘伊斯霍瑪霍斯，誰挑你的毛病呢？’我問；‘我簡直不明白！’

“‘我的妻子，’他回答說。

“‘請問，你怎样辯解呢？’我說。

“‘当說实話对于我有利的时候，倒挺好办。但是，苏格拉底，如果需要說謊，那我可沒法使坏事显得好象是好事——噢，不能，完全不能。’

“‘伊斯霍瑪霍斯，’我評論說，‘或許是，你不会顛倒黑白！’”

十二

“‘可是恐怕我耽擱你太久了，伊斯霍瑪霍斯，’我接着說，‘你現在打算离开了吧？’

“‘噢，不，’他回答說，‘在市場上人未散淨以前，我還不想走。’

“‘真的，’我接着說，‘你极度小心，决不喪失你被称为高尚的人的权利！因为我敢說，現在一定有很多事情等你去照管；可是，由于你已經和那些外地人訂了約会，你就決定不失約。’

“‘但是，我向你保證，苏格拉底，我也沒有忽視你所說的那些事情；因为我的各个田地里都有管家。’

“‘伊斯霍瑪霍斯，当你需要一个管家的时候，你是先留心寻找有資格做这种工作的人，然后再設法去购买他——如果你需要一个建筑者，我确信你一定先找合格的人，然后再設法得到他——还是你自己訓練你的管家呢？’

“‘苏格拉底，我当然自己設法訓練他們。因为在我不在的时

候，他必須能够管理事情，那末，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我自己知道的事情呢？如果我能够胜任管理农場的話，我认为我就能够把我知道的事情教給別人。’

“‘如果你不在的时候他要代表你，那末最要紧的事就是他必須忠实于你和你的家庭。因为如果一个管家不忠实，那他即便有知識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沒有好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尽力教給他們的第一課，就是要他們忠实于我和我的家庭。’

“‘請你务必告訴我，你怎样教育你的仆人，使他們忠实于你和你的家庭呢？’

“‘每当神賜予我們某种充足的好东西的时候，当然要奖賞他們。’

“‘那末，你是說，那些能分享你的好东西的人，都忠实于你，并希望你兴旺嗎？’

“‘是的，苏格拉底，我发现这是最好的使人产生忠心的办法。’

“‘但是，伊斯霍瑪霍斯，如果他忠实于你，那就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管家嗎？你可知道，虽然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幸福，可是还有許多人怕麻煩，不去找他們所想要得到的好东西？’

“‘可是，当我要让这类人当管家的时候，当然我还要讓他們知道小心謹慎。’

“‘請問你怎样教他們？我覺得小心謹慎这一美德不是能教的东西。’

“‘的确，苏格拉底，要教給你所碰到的每一个人小心謹慎，那是不可能的。’

“‘很对；可是什么样的人可教呢？無論如何，請你告訴我。’

“‘苏格拉底，首先，你不能使一个酒徒成为小心謹慎的人；因为

喝酒會使他們忘記他們所應該做的一切事情。’

“‘那麼，只有酒徒永遠不能小心謹慎嗎？是不是還有別人呢？’

“‘當然還有別人——懶漢也一定要包括在內；因為當你睡覺的時候，你就不能做你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使別人做他們的事情。’

“‘那末，這兩種人就構成了不能學習這一課程的人的全部嗎？是不是還有別人呢？’

“‘我還要補充說明，我認為拚命地沉溺於愛情的人，就不能象他關心他的戀愛對象那樣關心別的事情。因為除了迷戀情人以外，他很難覺得有什麼更為中意的事情或更值得希求的東西！而且，當被逼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很容易想到，妨礙他和愛人交往乃是最嚴厲的懲罰！所以，我也不敢試圖使這類人當管事人。’

“‘那些愛財的人怎麼樣？他們也沒有被訓練去管理農場工作的資格嗎？’

“‘不是的，當然不是的。事實上，他們很容易取得做這種工作的資格。只是必須向他們指出，勤勉努力是有好處的。’

“‘假定別的人沒有你所譴責的那些毛病，而且不甚貪圖利得，你怎樣教育他們，使他們對於你所要交給他們管理的事情小心謹慎呢？’

“‘蘇格拉底，辦法很簡單。只要我一看到他們小心謹慎，我就褒獎他們，給他們榮譽；但是當他們顯得粗心大意的時候，我就要說一些刺激他們的話，做一些刺激他們的事情。’

“‘伊斯霍瑪霍斯，現在先不談這些為工作而加以訓練的人的問題，請你給我讲讲這樣的理論：如果一個人自己不小心謹慎，他能够使別人小心謹慎嗎？’

“‘當然不能。一個不會音樂的人就不会教音樂。因為如果老

师不会指点你，你就很难学会做好一件事情；如果主人指引仆人粗心大意，这个仆人就很难成为好仆人。简单地說，我认为我从来没有看見过不好的主人会有好的仆人；可是我碰到过好主人有不好的仆人——不过这些仆人都因此而受到責罰了！如果你要使人們能够胜任地管理事务，你就必須監督他們的工作，檢查他們的工作，随时奖励那做得很好的工作，毫不迟疑地給与粗心大意的人以应有的懲罰。我很喜欢人們认为是那个波斯人所作的解答。你也知道，国王偶然碰到一匹好馬，想要尽快地把它养肥。于是他去請教一个著名会养馬的人，养肥一匹馬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人回答說：“主人的眼睛。”苏格拉底，我觉得我們可以把这句答話用到一般事情上，而且可以說，好的和有价值的工作大半都是主人的眼睛做出来的。”

十三

“我接着說，‘当你已經使一个人知道必須小心謹慎地对待你所交給他的任务以后，他就有資格充当管家了嗎？还是必得另外学习一些別的事情，才能有能力呢？’

“‘当然，’伊斯霍瑪羅斯回答說，‘他还必須懂得他應該做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去完成。要不然，一个管家岂不和一个从早到晚忙着去看望病人，而对于給这个病人治病的正当方法毫无所知的医生一样，又能有什么更多的用处呢？’

“‘嗯，假如他已經学会了怎样做田間的工作，他还需要再学一些別的东西呢？还是現在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管家呢？’

“‘我认为他必須学会管理劳力者的方法。’

“‘那末你也訓練你的管家，使他們有能力管理人嗎？’

“‘是的，無論如何，我竭力这样做。’

“‘請你告訴我，你怎樣訓練他們成為會管理的人？’

“‘用一種極為幼稚的極容易的方法，蘇格拉底。如果我告訴你，我保證你一定會發笑。’

“‘哦，可是這確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伊斯霍瑪霍斯。因為一個人如果能夠使人們有管理別人的能力，他也就能夠教導他們做別人的主人；如果他能夠使他們有做主人的能力，他就能使他們有做國王的能力。所以在我看來，能做這種事情的人值得大大受到贊揚，而不是譏笑。’

“‘好啦，蘇格拉底，訓練他種動物馴順有兩種方法——當它們打算不聽指揮的時候責罰它們；當它們熱心替你做事的時候獎勵它們。例如，馴馬師訓練小馬服從他的方法就是，當它們聽話的時候就給它們一些它們所喜歡的東西，而當它們不服從指揮的時候就使它們感到不自在，直到它們按照他的意圖行動為止。還有小狗，它們在智力上和表現能力上遠不如人，可是它們學會怎樣跑圈子、翻跟斗和許多其他的這一類的把戲。這就是因為當它們聽話的時候，它們得到它們所要的東西，而當它們疏忽大意的時候，它們就受到懲罰。至於人，只要用嘴說服他們，告訴他們服從指揮有好处，就會使他們更為忠順了。但是對於奴隸來說，適用於訓練野獸的辦法也同樣是訓練他們馴順的很有效的方法，因為你只要用他們所渴望的食物填滿他們的肚子，就能收很大效果。對於那些有志氣的人，褒揚也是一種鼓勵，因為有些人生性渴望褒揚，和另一些人渴望吃肉喝酒是一樣的。這些正就是我自己為了使人們更為忠順而做的事情；但是我給與我所要派為管家的人的教育還不止這些，我還有別的方法幫助他們。因為我必須為我的勞工們準備的衣服和鞋子並不是完全一樣的，有的好一些，有的壞一些，以便我可以用上等的東西獎勵較好的仆人，而把次等的東西給予不該

受賞的人。苏格拉底,因为我认为,如果好的仆人看到他們什么事情都做,而那些不肯努力工作并且在必要时也不肯冒險的人得到和他們一样的东西,那是会使他們非常沮丧的。因此,在我这方面,我决不肯把值得受奖的人和沒有价值的人放在同一的水平上;当我知道我的管家把最好的东西分与最值得受奖的人們时,我就奖励他;如果我看到阿諛諂媚或任何其他无益的殷勤得到特別的好处,我决不忽視它;苏格拉底,我要訓斥这个管家,設法使他知道这种徇私偏爱即使对他自己都是沒有好处的。’”

十四

“‘那末,伊斯霍瑪霍斯,’我說,‘当你覺得你的管家有管理別人使他們馴順的能力时,你就认为他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管家嗎?抑或是,即使他具备了你所說的資格以后,还需要有一些別的东西呢?’

“‘当然,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他还必須誠实,不窃取他的主人的財產。因为如果管理庄稼的人敢于弄走庄稼,使剩下来的东西不足以对这一事业提供利益,那末,在他的管理下的耕作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末你自己也承担起进行这种公正誠实的教育的任务嗎?’

“‘当然是的;不过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甘心情願地注意这种教訓。可是我仍然借助于从德雷科^①和梭侖^②的法律中引用来的箴言,把我的仆人們引上公正誠实的道路。因为我觉得,这些名家的法律中有許多就是为了这种公正誠实的目的而制定的。因为其中写道:“窃賊要為他們的盜窃行为而受罰,”以及“犯未遂罪的人

① 德雷科,紀元前七世紀雅典立法家。——譯者注

② 梭侖(紀元前 639? - 559 年),雅典政治家兼立法家。——譯者注

如果當場被捕，將受到監禁和死刑。”^① 這些條款的目的顯然是要使犯貪婪罪行的人得不到貪婪的好處。我應用這樣一些條款以及波斯國王法典中所規定的其他條款，力圖使我的僕人規規矩矩對待他們所經手的事務。因為雖然這些法律只處罰做壞事的人，^② 可是國王的法典不僅懲罰罪人，而且還使規矩誠實的人得到好處。所以，由於誠實的人越來越比不誠實的人富足，許多本來愛財的人也都小心謹慎地不去做不誠實的事情了。如果我發現有些人雖然受到很好的待遇，可以仍然不打算改變不誠實的毛病，那我就認為他們是無可救藥的貪婪的人，要與他們斷絕關係。另一方面，如果我發現有人不僅由於受到誠實的好處，而且由於希望得到我的嘉獎而有誠實的傾向時，我就象對待自由人那樣待他，使他富足；而且不僅如此，我還給他以榮譽，認為他是一個高尚的人。蘇格拉底，因為我認為有志氣和貪心的區別就在於此；有志氣的人就是為了得到贊揚和榮譽，才甘心情願正正經經地工作，拚命做事情，不貪求不誠實的利得的。”

十五

“‘好啦，好啦，既然你已經教育你的僕人，使他希望你繁榮興旺；也已經使他小心謹慎，好讓你得到繁榮；並且已經使他得到為保證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潤所必需的知識；還更進一步地使他能夠管理別人；而且，除此以外，他也樂於按時按季地為你生產大量的谷物，同你親自管理時所得的一樣多，——我就不想再

① 這句話並不是狄摩西尼《財權政治論者》第113節所認為屬於梭倫的法律的明晰的或正確的敘述；有人懷疑原文有誤。（狄摩西尼〔紀元前384？—322年〕，雅典雄辯家。——譯者）

② 《蘇格拉底言行錄》，III, iv, 8。

問，你的仆人是不是还有什么缺陷。因为我覺得，象那样的人很可以做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管家了。可是，伊斯霍瑪霍斯，对于我們剛才談得最草率的那部分問題，請你不要留下漏洞。’

“‘哪一部分問題？’伊斯霍瑪霍斯問。

“‘你說過，最需要學習的課程就是事情應該怎樣做；而且你還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做什么和怎樣做，讓他管理事情就不會有什麼好處。’

“‘于是他說，‘蘇格拉底，你現在一定要我教給你農藝的全套方法和秘訣嗎？’

“‘是的，’我說，‘因為也許正是這種東西，它使懂得它的人成為富人，而使不懂得它的人，雖然十分勤勞，却度着貧窮的歲月。’

“‘好吧，蘇格拉底，現在我要告訴你農業技藝是多麼好的東西。無論對於神或人，它都是最有益、最可愛、最光榮、最可貴的，而且它也是最容易學的。的確是十分高貴的東西！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們把那些美麗的、優異的、有用的、然而對於人類又是馴良的動物，都叫做高貴的動物。’

“‘啊，伊斯霍瑪霍斯，我認為我十分了解你對於這些問題的說明了——我指的是怎樣訓練一個管家；因為我覺得我很懂得你所說的話：你使他對你忠實，使他小心謹慎，使他能夠管理別人，而且使他誠實。可是你說過，一個人如果要成功地管理一個農場，必須知道應該做什么，怎樣做和什麼時候做。正是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剛才討論得未免過於草率了，你無異於說：任何想要具有默寫和讀書的能力的人，都必須認識字母。因為，如果告訴我怎樣默寫和讀書，當然也應該告訴我必須認識字母，可是我認為只告訴我這點並不能幫助我認識字母。現在就是這種情形；我很容易相信，想要成功地管理農場的人必須懂得農業；但是只知道這點並不能幫

助我懂得如何經營农业。如果我在这时就要决定做一个农人，我想我一定会和那到处看望病人而不懂得如何給病人治病的医生一样。因此，为了不让我象那个医生一样，你必须教給我实际的种地方法。’

“‘唔，苏格拉底，学习其他技艺的人必須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依靠这种工作来掙取他的生活費用，农业可不同，它是不难学的。有些事情，你看看別人怎样做就可以学会，有些事情一听就会，而且如果你願意，你滿可以傳授別人。我相信你自己就知道很多农业上的事情，虽然并不知其所以然。事实是：別种技工都或多或少地把他們的技艺里面最重要之点隱藏起来，而最会栽秧的农人却最高兴人們去看他工作，最会播种的农人也是如此。跟他打听为什么某一工作做得好，他会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他是怎样做的。所以，苏格拉底，农业似乎能使从事农业的人具有豁达的胸襟，任何其他行业都赶不上它。’

“‘真是一段絕妙的引言，’我喊道，‘而且还不是一种挫折听者的好奇心的东西。正因为它非常容易学，你就給我讲讲吧。因为讲授一些初級課程并不玷辱你，而我要是不懂得这些課程却是很大的耻辱，特別是如果这些課程真是有用处的話。’”

十六

“‘那末，苏格拉底，我首先要告訴你：有些作家在农业理論上写作得极为精确，但他們却不是有实际經驗的农人，因此他們所謂的农业中最复杂的問題，实际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們告訴我們說，要做一个成功的农人，首先必須知道土壤的特性。’

“‘是的，他們說的对，’我說：‘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土壤能够生长什么，我认为，你就不能知道應該栽什么或播种什么。’

三 “‘那末，’伊斯霍瑪霍斯說，‘你看看別人土地上的庄稼和树木，就可以知道那个土壤能出什么和不能出什么了。但是当你已經明白以后，要想逆神行事是沒有用处的。因为如果你不栽种土地所喜欢的庄稼和树木，而播种和栽植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就不会得到好的收获。碰到地主太懶以致土地不能显露它的 能力的 时候，你常常可以从邻近地段上搜集到比从附近地主那里得来的更为正确的消息。而且，即使是土地荒蕪着，它也能显露出它的特性。因为，如果地上的野生物是上等的，那末，只要好好耕种，这块土壤也一定能够生产上等的庄稼。所以，即使根本沒有耕种經驗的新手，也能确定土壤的特性。’

“‘好啦，伊斯霍瑪霍斯，我想我現在深信：我不必因为恐怕不懂得土壤的特性而不去耕种了。事实上，我想起了那些漁夫，虽然他們的工作是在海上，虽然他們既不停下船来仔細看一看，也不减低速度，可是，当他們从田地旁边疾馳而过，看到庄稼的时候，都毫不迟疑地說出他們对于土地的意见：哪一块地好，哪一块地坏，有时候罵，有时候夸。而且，我注意到，他們所說的关于好地的意见，总是和有經驗的农人完全一致的。’

“‘那末，苏格拉底，让我重新提醒你关于农业問題的記憶吧；可是你願意我从哪里开始呢？因为我知道我会告訴你很多你已經知道的关于正当的耕种方法的事情。’

“‘首先，伊斯霍瑪霍斯，我覺得我很願意知道——因为这是哲学家的方法——当我想使小麦和大麦得到最好的丰收的时候，我應該怎样耕种土地。’

“‘我认为你总知道首先必須准备好播种用的休耕地吧？’

“‘是的，我知道。’

“‘那末，假定我們在冬季开始犁地，好嗎？’

“‘哎哟，那时土地还是一块泥地！’

“‘在夏季开始，怎么样？’

“‘那土地也很难犁好。’

“‘那末春季似乎是开始这一工作的适当季节了。’

“‘是的，这时土地似乎是比较容易弄碎，如果它自己已经很松散的话。’

“‘而且，在这个季节里，掘起来的草已经很高，可以作为肥料，但是，草子要是没有落到地上，它也长不起来。我认为你也知道：如果不清除杂草，让休耕地完全曝晒在日光下，休耕地就不能是良好的，是吗？’

“‘当然，而且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事情。’

“‘你觉得要做到这点，除了在夏季尽可能屡次三番地翻掘土地以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没有，我确实知道：如果你要使杂草倒在地面上在暑热中枯萎，要使土地曝晒在日光下，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盛夏的中午来翻掘土地。’

“‘当人们用翻掘的办法来整顿休耕地的时候，显然他们也必须使杂草和泥土分离开来吧？’

“‘是的，而且他们必须把杂草扔在地面，让它枯萎，然后翻掘土地，使下面的一层^①也能让日光晒着。’”

十七

“‘那末，苏格拉底，关于休耕地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① 照希腊文直译，应为“生地”。

“‘确实是一致的。’

“‘苏格拉底，現在我們再来談談播种時間吧。你是否认为过去經驗所屢次証明为最好的、且为現在习惯所普遍承认的时间，是适宜于播种的时间？因为一到秋末，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急切地仰望着神，看他什么时候下雨，好讓他們能够安然播种。’

“‘是的，伊斯霍瑪霍斯，所有的人当然都下了决心，只要有办法，就决不在干地上播种，因为那些不等待神的吩咐就播种的人，都已經受到种种損失了。’

“‘这样說来，’伊斯霍瑪霍斯說，‘那簡直是人同此心了。’

“‘是的，’我說，‘只要我們以神为师，我們大家的想法就会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冬天，所有的人都覺得——只要能办得到——最好是穿上溫暖的衣服，而且如果有木柴，就都希望能够升上火。’

“‘但是，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說，‘究竟是早播种好，晚播种好，还是在季度中間播种好？當我們談到這一問題时，我們就发现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說，‘神并不是按照一成不变的法則来調节四时的。这一年可能早播种好，那一年可能晚播种好，而另一年就可能在季节中間播种好。’

“‘那末，苏格拉底，你认为是不管多种少种，在这些播种時間中選擇一个好呢？还是从最早就开始，一直播种到最后为止好呢？’

“‘伊斯霍瑪霍斯，在我看来，我覺得最好是在整个季度中接連地播种。因为我认为随时都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要比一个时期收得太多，另一个时期收得太少好得多。’

“‘那么，苏格拉底，在这一問題上，学生和先生的意見又是一致的；而且还是你这个学生首先提出这一意見。’

“可是，撒播种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吗？”

“当然是的，苏格拉底，让我们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和我一样，懂得种子是必须用手来撒播的，是吗？”

“是的，我曾经看到过。”

“啊，”他说，“但是有些人能够撒得很匀，有些人就不能。”

“所以播种的人和弹竖琴的人一样，都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得心应手。”

“你说得对。但是如果有的土地比较轻，有的土地比较重，那……”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打断了他的话。“所谓‘轻’，你指的是‘坏’；所谓‘重’，你指的是‘好’吗？”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要问你：对于这两种土地，你是一样多的种子，还是给哪一种多下一些呢？”

“我的原则是这样：酒力越强，我就越多加水；挑夫的力气越大，我就让他东西挑得越多；如果必须养活别人，我就希望最富足的人养活最多的人。但是请你告诉我，坏地是不是也象骡、马一样，如果你多给它粮草，它就会变得更好一些。”

“苏格拉底，你是开玩笑呵，”他笑着说，“可是让我告诉你：如果在下好种子以后，当土地从天空里吸收到很多养料、叶子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再犁进地里去，那末，它就成为土地的食粮，和肥料一样能够增加土地的力量。反之，如果你让种子继续生长，直到它结了穗，那末，坏地终归是很难生产很多谷物的。你也知道，不好的母猪很难养出大群好的小猪。”

“伊斯霍玛霍斯，你是说土地越坏，就应该越少下种子吗？”

“当然是的，苏格拉底；而且你也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你說你的一成不变的习惯，就是让身体不好的人所负担的东西分量轻一

些。’

“但是，伊斯霍瑪霍斯，你为什么派人到田里去耨地除草呢？’

“我想你总知道冬季的雨量大吧？’

“当然。’

“那末，让我们想一想：有些麦子吸饱了水，上面盖满了泥，有些让水冲得露出根来。而且，由于下雨的缘故，麦子中间长出杂草来妨害麦子的成长，这也是常有的事。’

“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发生的。’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那些麦子要不要马上挽救呢？’

“当然需要挽救。’

“对于那些埋在泥里的麦子，你以为应该怎样办呢？’

“应该除去那些泥土。’

“那些露出根来的麦子呢？’

“应该用土把根埋起来。’

“如果长出杂草，妨害麦子的成长，并且象那懒蜂劫夺蜜蜂辛勤劳苦所贮积起来的食粮一样，劫夺麦子的食粮，那该怎样办呢？’

“当然必须除去杂草，就象必须从蜂房里除去懒蜂一样。’

“那末，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派人去耨地除草呢？’

“当然应该；可是，伊斯霍瑪霍斯，我正在考虑你提出一个适当的比喻的好处。因为你提到懒蜂，使我更愤恨杂草，如果你只谈杂草，那就沒有这样的效果了。”

十八

“然而，’我继续说，‘我想这以后就该收割了。请你也尽可能

告訴我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識。’

“‘可以——除非是我发现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一問題的知識，你也都知道了。你不是知道麦子得割下嗎？’

“‘这我当然知道。’

“‘当你割麦子的时候，你是背風站着呢，还是迎風站着呢？’

“‘不能迎風站着！因为我认为在割麦时如果让風把麦秆和麦穗迎面吹来，那对于眼睛和手是都有害处的。’

“‘你是靠近麦穗来割呢，还是靠近地面来割呢？’

“‘如果麦秆很短，我就尽量靠下割，好使麦秸能更有用些；如果麦秆很长，我认为就應該从中間割，好使打麦人和簸麦人不必在他們所不要的东西上花費不必要的劳动。我觉得燒掉割剩的殘秆可以肥田，也可以把它們扔到肥料堆上来增大肥料堆的体积。’

“‘苏格拉底，你可注意到，我所知道的关于收割的事情，你也确实完全都知道？’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还想知道我是不是也懂得怎样打麦子。’

“‘那末，你一定知道，打麦子要用牲口？’

“‘这我当然知道；而且牲口这个詞儿包括牛、騾子和馬。’

“‘你是否认为这些牲口被赶着走的时候，只知道怎样蹂踏麦子呢？’

“‘那可不，牲口还能懂得什么？’

“‘苏格拉底，那末由誰来照管牲口使它們井井有条地踩麦子，并且使打麦工作能做到匀称均衡呢？’

“‘当然是打麦子的人。他們不断翻弄还没受到蹂踏的麦子，把它扔到牲口的脚底下，这样他們当然就会使麦子匀称地鋪在場地上，而且也能节省工作的時間。’

“‘这样說，你所知道的事情，完全和我所知道的一样了。’

“‘伊斯霍瑪霍斯，我們的下一步工作不是要簸掉麦皮嗎？’

“‘是的，苏格拉底；請問你，你知道如果站在上風的一边开始簸麦子，麦皮就会剛好飞过場地嗎？’

“‘那一定是这样。’

“‘那末，有些麦皮不是要落到麦粒上嗎？’

“‘是的，要簸掉的麦皮必須經過很长一段路，跨过麦粒才能到場里的空地那里。’

“‘可是如果你逆風开始簸麦，那怎么样？’

“‘那麦皮当然可以馬上落到适当的地点了。’

“‘当你把一半場地上的麦子弄干淨以后，你是馬上接着簸其余的麦皮，让麦粒就呆在它原来的地方，还是先把已經弄干淨的麦粒扫到一边^①让它们只占极小的地方呢？’

“‘当然我要先把已經弄干淨的麦粒扫在一起，这样麦皮就可以落在空地上，而我也可以不必对于同一麦皮簸第二次了。’

“‘好啦，苏格拉底，你似乎很能够教給別人簸麦子的最快的方法了。’

“‘我真不知道我懂得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想：我是不是也懂得怎样炼金、吹笛子和画画。因为从来沒有人教給我怎样炼金、吹笛子和画画，和沒有人教給我种地一样；但是也正象我看过別人种地一样，我也看过別人炼金、吹笛子和画画。’

“‘我剛才不是告訴过你，种地是最高尚的技艺，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最容易学的嗎？’

“‘够啦，伊斯霍瑪霍斯；我明白啦。似乎是，我懂得怎样播种，

① 我确信原文 *πάλος* 一字在这里的真正意义，尚未为人所了解。

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懂得它。”

十九

“‘然而，栽种果树不也是农业里的一个部門嗎？’我繼續說。

“‘当然是的，’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

“‘那末，我怎样会知道所有种地的事情，而完全不懂得种树的事情呢？’

“‘什么，你不会种树嗎？’

“‘我那里会种树？我既不知道什么样的土地种树好，也不知道應該挖多么深、多么闊的坑；既不知道應該种多少棵树，也不知道應該怎样把它栽在土里才能使它长得好。’

“‘那末，学一学你还不懂得的事情吧。我相信你看过别人为种树而挖的坑。’

“‘是的，常常看到。’

“‘你看見過比三尺还深的坑嗎？’

“‘沒有，当然沒有——連两尺半以上的都沒有。’

“‘好啦，你看見過比三尺还寬的坑嗎？’

“‘当然沒有，連两尺以上的都沒有。’

“‘那末，我再問你这个問題：你看見過不到一尺深的坑嗎？’

“‘当然至少都得有一尺半深。因为如果树栽得太淺，一遇到風吹草动，它就会从地里跑出来。’

“‘苏格拉底，那末你很明白这点：坑深决不超过二尺半，也决不少于一尺半。’

“‘这是十分明显，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事情。’

“‘还有，你能用你的眼睛区分干地和湿地嗎？’

“‘噢，我以为力卡貝塔斯附近的土地和与它相类的土地，可以

当作干地的标本；而发雷瑞姆的低地和与它相类的土地，可以当作湿地的标本。’

“‘那末你要給树秧挖坑时，对于哪一种土地要挖得深一些，是干地呢，还是湿地呢？’

“‘当然是干地；因为如果在湿地上挖深坑，你就会碰到水，而水会使你不能种树。’

“‘我认为你說得很对。現在假設已經挖好坑，你曾注意过树秧应该怎样^①种到各种土地里面嗎？’

“‘哦，注意过。’

“‘那末，假定你希望它們长得尽量快，你想，如果你在树秧下面放上一些已經翻刨过的土，那末，树秧是松软的土地里扎根成长得快呢，还是在未經翻刨的土地里扎根快呢？’

“‘很明显，它們在已經翻刨过的土地生根，要比在未經翻刨过的土地里更快些。’

“‘那末树秧下面一定要垫些土啦？’

“‘当然要垫些土。’

“‘如果你把整棵树秧栽得笔直，指向着天，你以为它会很好地生根嗎？还是应该把树秧的一部分斜埋在鋪在它下面的松软的土里，使它象一个顛倒的“γ”字母一样呢？’

“‘我当然要把树秧的一部分斜埋在土里；因为这样地底下可以有更多的发芽的地方。我看到地上面的树秧都从发芽的地方出芽，所以我觉得埋在土里的发芽的地方也是一样；如果土里面生出許多芽，我认为树秧就会长得又結实又快。’

“‘現在很清楚，在这几点上，你和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可是

^① 此处原文定有錯誤。原稿上是 *ἐπὶ τῇ* (正在……的时候) 但与此地所談的問題毫无关系。想有脫漏。

你是只把土堆在树秧的周圍呢，还是要把土弄坚实了呢？’

“‘我当然要把土弄坚实了；因为如果土不坚实，我相信一下雨松土就会变成泥，使树秧有由于水份过多而腐坏的危險，要不然太阳也会把土晒得从头干到底，使树秧因根部过热而枯萎。’

“‘那末，苏格拉底，关于栽种葡萄树^①的方法，你的看法也和我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栽种方法也能应用到无花果上嗎？’

“‘可以，我认为可以应用到一切其他果树上；因为在葡萄树上获得良好結果的一些方法，为什么在栽种别的果树的时候弃而不用呢？’

“‘但是对于橄欖树——我們應該怎样栽种它，伊斯霍瑪霍斯？’

“‘你知道得很清楚，只不过又想誘使我說話罢了。因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栽橄欖树的坑要挖得深一些（人們經常在馬路旁边做这种事）；你也知道所有的生长出来的嫩枝都有附着在它們上面的殘干；你也知道所有的树秧的头上都包着一层胶泥，而且在地面上的那部分的树秧还要用东西纏起来。’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

“‘你是知道！那么这里面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呢？苏格拉底，你是不懂得怎样把破瓦片放到胶泥頂上嗎？’

“‘伊斯霍瑪霍斯，你所說的事情，当然沒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但是，这又使我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对于你剛才提出的問題回答一个“不”字，那时你只是簡單地問我：我懂不懂种树？因为我覺得关于种树的正当方法，我沒有什么可說的。可是由于你向我提

① 这里突然提葡萄树，也使人怀疑原文中有脫漏之处。

出了詳細的問題，我的回答——据你告訴我——就和你这样出名能干的农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了！伊斯霍瑪霍斯，提問題也能是一种教授的方法嗎？事实是，我剛才已經发现你的一系列問題的用意啦！你沿着我所熟悉的知識之路引导我，指出来的事情好象都是我东西，并且使我相信我确实懂得我以前自以为不懂得的事情。’

“‘可是假如我問你关于貨幣的問題，’伊斯霍瑪霍斯說：‘我能使你相信你懂得怎样鉴别貨幣，把真錢和假錢区别开来嗎？如果我問你关于吹笛人的事情，我能使你相信你会吹笛子嗎？如果問你关于画家和其他艺术家的事情——’

“‘你能够，因为你已經使我相信我懂得农业，虽然我知道从来也没有人教过我这种技艺。’

“‘不，不是这样，苏格拉底。剛才我已經和你說过，农业是一种非常高雅可爱的技艺，你只須看看它，听听它，它就使你了解它。它本身能教給你最好的处理它的方法。例如，葡萄蔓自己爬到最邻近的树木上，这就告訴你它需要支架。在葡萄珠还很嫩的时候，葡萄叶子鋪遮在它們上面，这就告訴你在这期間里，要把那叶子遮不着的地方遮蔽起来，使其不受日晒。但是到了葡萄需要日光来使其甜美的时候，它的叶子就脫落下来，这告訴你要去掉那遮擋阳光的东西，好使葡萄成熟。而且由于它丰饒多产，它既有很多已經成熟、甜美多汁的果实，同时也有还很酸的果实，这就告訴你說：采摘葡萄要象人們采摘无花果一样——随时选择摘取那已經熟透了的。’”

二十

“这时我問道，‘伊斯霍瑪霍斯，农业既然这么容易学，而且所

有的人都知道必須做什么，那末，为什么人們的命运不一样呢？为什么有些农人衣食丰足，綽有余裕，而另一些农人則不能維持最低生活，甚至負債呢？’

“‘噢，我告訴你，苏格拉底。农人懂得种地或不懂得种地，并不是这一些人富足而那一些人穷困的原因。你决不会听到这样的話：傾家敗产是由于播种人播种得不均匀；或者是由于他栽种得行列不整齐；或者是由于有人不懂得應該在什么地方种葡萄，把葡萄栽种在貧瘠的土地；或者是由于有人不知道應該准备播种的休耕地；或者是由于有人不知道應該給土地上肥料。你倒很可能听到人們这样說：某人从田地里不能得到麦子，是因为他怕麻煩，不肯去种地上肥；或者，某人得不到酒，是因为他怕麻煩，不肯栽种葡萄，也不肯用旧存粮造酒；或者，某人沒有橄欖树和无花果，是因为他沒有做任何栽种橄欖树和无花果的工作。苏格拉底，那些被认为在农业上有聪明創見的农人，在命运上并不能不同于別人；造成这种不同情况的，乃是上面所說的那些事情。对于軍事領袖來說，这也是适用的：有人对某些門軍事学掌握得比別人更好些，或者更差些，这并不是由于他在才智上有什么不同，而无疑是由于小心謹慎的程度不同的关系。因为所有軍事領袖及大多数士兵都懂得的事情，有些指揮官就做，而另一些指揮官就不做。例如，他們都知道，在敌国境內行軍时，應該列成万一有事时最适宜于作战的队形。尽管都知道这一規則，可是有人遵守它，也有人不遵守它。他們都知道野营前面昼夜都應該派放哨兵，但是这一項任务也是有些人重視它，有一些人不重視它。而且，哪里不懂得狹路行軍最好是先占据一些有利地点的人？可是这一預防措施也是为一些人所認真采用，而为另一些人所忽視。同样，每个人都会說肥料是农业中最好的东西，而且他們的眼睛告訴他們自然界就生产肥料。所

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肥料是怎样产生出来的，都知道肥料很容易获得，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有的人很注意收集肥料，而另一些人却完全不重视它。然而，上天会降雨，使所有的凹地变成水塘；土地会生长各种各样的草，播种人在播种以前必须除去地面上的这些草；而且他所清除的废物也只能扔到水里，时间本身就产生出土地所喜欢的东西了。因为各种草、各种脏东西泡在不流动的水里，都会变成肥料。

“而且，当土地太湿不适宜于播种，或盐分太大不适宜于栽种的时候，处治这种土地的各种方法——怎样开沟放水，怎样掺合无盐的物质（液体的或干的）来中和盐性——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然而这些事情也不总是为人所注意。假定一个人完全不知道一块土地能够生产什么，看不见这块土地上的庄稼或树木，也听不见别人说这块土地的真实情况，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试验一块土地的好坏，不是比检查一匹马或是检查一个人容易得多吗？因为土地从来不要花招儿，它总是坦率真实地告诉人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我认为正因为土地没有不让我们知道和了解的事情，所以它是最可靠的测验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因为这不象其他技艺，懒人是不能拿不懂得作借口的：大家都知道，只要好好照料土地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对于不忠实的人，农业乃是很精明的谴责者。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人没有面包可以生活；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种地，又不懂其他可以赚钱的手艺，他显然就是想靠偷、抢或要饭生活——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种地，’他补充说，‘可能生利，也可能亏蚀；即使在使用很多劳工的时候，农场主注意或不注意让这些劳工在工作时间里好好工作，对于结果是有很大大关系的。因为十个人当中有一人全部时间都好好工作，就很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另一个人不到时间就停

止工作也会产生不同的結果；而且，当然，如果让人们整天都懈怠怠怠的，那么，少做的工作很容易就等于全部工作的一半了。正象两个在路上的旅客，他們同样年轻，同样健壮，可是由于一个人始終象他剛出发时一样，一直往前走，而另一个人却安閑自在，一会儿在泉水旁边或树蔭下面歇下来，一会儿賞玩風景，一会儿享受和暖的微風，他們的速度就会大不相同，前者走二百里，而后者只走一百里；在农业工作中也是如此，在認真做他們所承担的工作的人，和不好好做他們的工作而捏造各种不工作的理由并被允許懈怠怠怠的人們之間，在效率上是有很大大距离的。实际上，好好工作与不誠实的偷懶之間的差別，和真正工作与真正懶惰之間的差別是一样的。假如給种葡萄的土地清除杂草：如果除草工作做得很不好，杂草反而长得更多更茂盛，那你除了說它是懶惰以外还能說它是什么呢？

“所以，这类坏事对于財產的損害要比單純的缺乏知識严重得多。因为在財產方面的开支絲毫沒有减少，而所做的工作却不足以在这种开支上得到利潤；所以如果預期中的盈余变成亏损，那是无足为奇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小心謹慎、热心經營农业的人来说，沒有比种地更能生利的事情了。我父亲教給我这句话，并且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証实它。他从来不让我买已經耕种得很好的土地，而强迫我买由于原主懈怠或无能而未耕耘、未栽种过的土地。他总是說：“耕种得很好的土地代价大，而且不能再改进了。”他认为如果沒有改进的余地，那么，从土地上就得不到很大的快乐，因为地产和牲畜都必須繼續不断地一天比一天好以使人得到最大的滿足。最大的改进无过于使一片荒野变成肥沃的田地了。我向你保証，苏格拉底，我們常常給一块土地增加上百倍的价值。这种办法里面有很多錢呢，苏格拉底，而且非常容易学，我剛一告

訴你，你就会和我一样地懂得它，如果你願意，还可以回家去教給別人。而且，我父亲得到这一知識并不是听来的，也不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发现的；但是他常常說：由于他喜爱农业和努力工作，他很希望得到这样的土地，好让他能够有事可做，把賺錢和娱乐两件事結合在一起。我向你保証，苏格拉底，我相信任何雅典人都不会象我父亲那样对于农业有如此强烈的自然的爱情。’

“听了这句话，我問道，‘伊斯霍瑪霍斯，你父亲是把他所开辟出来的土地全部保留着呢，还是在能够得到好价錢的时候把它們卖出去呢？’

“‘当然是卖出去，’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但是，你要知道，由于他那勤勉的习惯，他总是立刻就另买一块荒蕪的土地。’

“‘伊斯霍瑪霍斯，照你这样說，你父亲真是象商人喜爱粮谷那样热情地喜爱农业啦。商人非常喜爱粮谷，一听到什么地方有丰收的消息，就会航海去寻找它；他們将渡过爱琴海、黑海、西西里海；当他們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以后，就带着这些东西飄洋过海，实际上他們把这些东西就装載在他們自己乘坐的船只里。当他們需要錢的时候，他們并不是无目的地随意在什么地方抛售他們的粮谷，而是把它运到他們听說粮谷最值錢、人民对于它評价最高的地方去，在那里把它卖給这些人。对啦，你父亲的喜爱农业好象和这是一样的。’

“‘苏格拉底，你在开玩笑，’伊斯霍瑪霍斯答辯道，‘可是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他的房子剛剛盖好以后就卖掉，然后再建筑新房，这不能說他不是真心喜爱建筑。’

“‘当然；伊斯霍瑪霍斯，我发誓說我相信你的話，所有的人天然都喜爱他們认为能够給他們帶來好处的东西。’”

二十一

“‘可是我正在思量你在提出証明你的看法的全部論証时所使用的技巧，伊斯霍瑪霍斯。因为你說农业在一切技艺中是最容易学的，听了你所說的話以后 我也相信它确是这样了。’

“‘当然是这样，’伊斯霍瑪霍斯喊道；‘但是，苏格拉底，說到指揮的才能，不錯，它对于各种事业——农业、政治、财产管理、战争——來說，都是共同的；可是在这方面，不同的人所表現的才智却又很不相同。例如在一只战舰上，当它航行在大海中，水手必須終日辛勤劳动才能到达港口的时候，有的水手长能够用合情合理的言行来鼓励士气，使他們努力工作，有的水手长則非常愚蠢，以致要費一倍以上的時間才能完成同一航程。在这边，他們上岸的时候渾身是汗，可是水手长和水手們你祝賀我，我祝賀你。在那边，他們到达港口时身上干干的，可是大家恨水手长，水手长也恨大家。軍事領袖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因为有的軍官使他們的士兵不願意工作，不願意冒險，除非在强迫之下，也不願意服从命令，实际上以反抗长官自豪。唉，他們甚至使他們的士兵在发生不名誉的事情的时候不覺得可耻。可是如果让有天才的、勇敢的、有學問的軍官来率領这同一軍隊，或任何軍隊，那就完全不同了。他對他們有什么影响呢？他們以做不名誉的事情为耻辱，认为最好是服从命令，而且把服从命令当作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每一个人以及全体在需要工作的时候，都高高兴兴地从事工作。正象热爱工作的心情可能在一个普通士兵的心中到处滋长一样，整个軍隊在一个好領導的影响下，也受到事业心和进取心的鼓舞，在指揮官的眼底下立功揚名。这就是士兵对于他們的指揮官的感情；我告訴你，他是强有力的領袖，他不是最强壯的士兵，不是最好的弓箭手和标

枪手，不是騎着最好的馬、最先去冲鋒陷陣的人，不是理想的騎士或盾手，但是他能够使他的士兵覺得他們有責任跟随他去赴湯蹈火。你可以合理地把他叫做有高尙志气的人，他有很多有同样志气的追随者；也有理由可以說他是“帶着一支强有力的軍隊”行軍，他的意志是很多軍隊都准备为之服务的；他也确实很偉大，他能够凭他的意志而不凭他的力气做出偉大的事业来。

“‘在私人事业中也是如此，有权的人——管家或經理——如果能够使工人敏捷、勤勉、坚忍不拔，他就是能够使业务兴旺、利潤增多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如果主人——具有懲罰不良工人和奖励努力的工人的絕對权力的人——来到田地里的時候，对于工作人手不能有显著的影响，那末，連我都不会羡慕他。可是，如果他們一看見他就振作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激起坚决的意志和爭强賭胜的精神，那末，我就要說：这个人身上有一点儿国王般的味道了。在我看来，在一切需要有人劳动的工作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农业中也是如此。請你注意，我可沒有說这种事情是看一看或听一听就能学会的。正相反，誰要想学得这种本領，他必須受教育，必須有很好的天賦，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須是一个天才。因为我认为这种才能决不是人为的，而是神授的——这种贏得人們甘心服从的本領，它显然是神对于小心謹慎的真正信徒的一种賜予。至于用专制手段来統治不甘心服从的屬下的办法，我覺得，那是神給予他們认为應該过坦塔勒斯^①的生活的那些人的，据說坦塔勒斯永远在地獄里过日子，担心着永久的死亡。’”

① 希腊神話中宙斯之子，因泄漏父亲的秘密，被罰立湖中，渴而欲飲，則水忽退，飢而欲摘取其头上的果实，則果实升高，备受痛苦。——譯者注

雅典的收入

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

一 关于亚狄加^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

我总是认为：无论统治者具有什么特性，他们所领导的政府也会具有与之相似的特性。但是，有些统治雅典的人一向被认为象别人一样懂得公正是什么，可是他们却说：因为平民贫困，他们不得不对同盟的城市做一些不大公正的事情。因此，我曾努力考查，公民是不是可以借助于他们的本国资源来维持生活，因为这样维持生活才是最公正的。我想如果真能如此，则既可以改善他们的穷困状况，也可以消除他们在其他希腊人之间所惹起的猜忌了。

当我仔细思考我的观察所得时，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得天独厚，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为了使人了解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愿意先对亚狄加的自然资源加以说明。

土地产品证明亚狄加一年四季都是极为温暖的；因为在许多国家内甚至不能成长的东西，在亚狄加都能成熟结果。而且，和土地是最肥沃的一样，环绕陆地的海洋也是同样丰饶的；神在各季所赐与的各种果品，在这个国家内结实最早，而凋谢最迟。土地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东西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具有经久的利益；因为它供应充裕的石料；这些石料可以用来建筑最宏伟的庙宇、最华丽的祭坛，以及雕刻最优美的神象；而且这些石料也是很多希腊

① 亚狄加，古代中部希腊的一国，其主要城市为雅典。——译者注

人和很多蛮族^①都希望享有的。誠然，有一部分土地虽然播种仍不能结实，但如深入挖掘，它們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在地面下——无疑是出于神賜——藏有白銀；虽然有許多国家，从陆路或海路來說，都处在邻近，可是即使是最細小的銀矿脉也沒有延伸到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会很合理地想到雅典位置在中央，不但在希腊的中央，而且在整个有人住的世界的中央；因为人們离雅典越远，他們就覺得越冷或越热；而且任何旅行者想从希腊的一端到另一端去，都必須或由水路或由陆路經過雅典，作为他們环行的中心点。虽然雅典不为水所圍繞，但它正如一个島屿一样，借助于各种風向吸引来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輸送出它願意出口的东西，因为它两面临海。由于它接連大陆，它也通过陆路輸入种类繁多的商品。并且，对于許多国家來說，住在它們边境的蛮族經常使它們感到煩惱；但与雅典人为邻的各国本身却离开蛮族很远。

二 关于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的可能性

正如我所說，我以为土地本身就是产生这些利益的原因；如果在这种自然惠賜上再加上，第一，对侨居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予以照顾（因为我以为这种收入来源是最好的收入来源之一；因为外国人一方面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一方面也給他們所寄居的国家提供很大的利益；他們不向公家領取津貼，却繳納外国人應該担負的捐稅），那么，这种照顾在我看来可能是最有利益的；特别是如果我們同时豁免他們那些对于国家沒有裨益，而对于他們則显得——是一种不光荣的标帜的負担；如果我們同样免除他們作为重步兵

① 按希腊人和羅馬人对于异族人統称为蛮族，就是对于文明的异族也是如此。
——譯者注

和我国公民一道去参加作战的义务,那就更好,因为这些事情所引起的危险是大的,而且对他们说来,弃业离家也是很大的苦恼。如果只是本国公民在战场上并肩作战,而不象现在那样混杂有里底亚人、叙利亚人、弗利治亚人和其他各国家来的蛮族,^①那么,国家也将得到更大的好处。除了伴随豁免外国人参加军队而来的好处以外,让人看到雅典人在战场上只信赖自己而不信赖外国人,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荣誉。其次,当我们使外国人分享适宜于他们分享的其他特权时,照我的意见,如果我们让他们也参加骑兵团,我们就能使他们对我们抱有好感,从而增加我们国家的力量,使我们国家更为强大。此外,由于城里有许多可供建筑的土地还没有房屋,我以为如果国家允许把这些土地给予那些愿意在上面建筑房屋、而且——当他们申请使用土地时——看来是值得给予的人,那么,很多可尊敬的人就会愿意在雅典得到安身之所。如果我们象对于孤儿设有保护制度一样,再制定一种保护外国人的制度,并对那些能够带进最多外国人的人们予以某些奖誉,那么这种办法就能使外国人更甘愿处在我們統治之下,而且那些在别的城市中沒有住所的人,也会渴望在雅典找到安身之所;这样就会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三 关于授予商人特权, 以及增加 貿易可能得到的利益

为了証明雅典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貿易地点, 我願詳陈下列细节。首先, 雅典拥有各种船只的最优良和最安全的港口, 航海者如遇風暴可以在此停泊和休息。其次, 在大多数其他城市中, 国外商人們必須以其某种商品交換另一种商品, 因为居民所使

^① 里底亚和弗利治亚都是小亚細亚的古国。——譯者注

用的貨幣不能越出国境以外；而雅典一方面拥有外国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貨物，另一方面，如果商人不願意物物交易，他們还可以运走我們的白銀，作为最好的貨載；因為他們無論在什么地方卖掉这些銀子，他們所得总比它們原来所值为多。

然而，如果我們对于商事法院的法官給予獎賞，奖励那些能最公正和最迅速裁决爭端的法官，从而使願意出航的人不致受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更願意同我們貿易。如果在公共庆祝典礼上把那些开来船只并带来大批值錢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并时常邀請他們参加宴会，那也会增加我們的利益和声望，因為他們受到如此敬意的款待，就会很快地象到朋友那里去一样再回到我們这里来，不仅是为了賺錢，而且是为了受到尊敬。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訪問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們获得更多的利潤和貢賦。为使这些收入的增加能够实现，我們只須采用寬厚的法令和謹慎的監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价。

为了获得其他似乎可以到手的收入，我认为需要設立一种基金。当我回忆到在賴西斯特拉图斯的指揮下以及在希吉西劳斯的指揮下援助阿卡狄亚人的时期里全国捐輸了多少时，我依旧未絕望于公民会欣然为此而捐獻。我也知道战艦出征，耗費甚大；当远征結果是好是坏无把握时，这些战艦就已經造成，然而十分肯定的是，捐獻者从不打算收回所出的錢，甚至也不打算收回一部分。但是，現在公民能够获得的收入，再也沒有比从他們所捐獻的这种基金所获得的收入更可靠的了；因为那些捐獻十麦納^①的人，将得到本金的五分之一，作为从船队上得到的利息，因为他每天可以收到

① 古希臘的貨幣單位，約值英鎊四鎊。 譯者注

三个奥波尔；^①那些捐献五麦納的人，将有比三分之一还多的收入。大部分雅典人无疑每年所得将比他們捐献的还多；因为那些捐献一麦納的人将有几乎两麦納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还是在城市中支付的；它也似乎是在世間财产中最安全和最經久的收入。在我看来，如果再将捐助我国的人的名字記載下来，傳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国人以及某些城市都会对我们有所捐輸，借使名傳青史。我还认为一些国王、其他諸侯以及州长們都将願意分享这种令人滿意的謝礼。

当基金建立以后，在目前各港口原有宿舍之外，再建筑一些宿舍安頓海員，对于国家是光荣的，也是有利的；在便利卖买的場所为商人建造房屋，并为来到雅典的各种人物建造一些公共招待所，也是适当的。此外，如果在培雷埃斯和城里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鋪，那它們不但对雅典是一种裝飾品，而且也可以由此获得大量的收入。我还认为應該去試一試，国家是不是可以象拥有公共战舰一样，也拥有运输商貨的公共船只，并且象出租公共所有的其他东西一样，只要有人提出保証，就把它們出租。如果此事可行，那么从这个泉源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

四 关于亚狄加銀矿的范围·如何使这些銀矿对国家有利·对所提計劃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見的答辯

如果我們的銀矿也能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适当管理，那么我认为我們除了其他收入以外，还可以从銀矿上得到很大的利益。对于不明了这些銀矿的价值的人們，我願加以說明，因为当你們知道后，你們就能够更好地作出整頓这些銀矿的計劃了。銀矿在远

^① 古希臘的小銀幣，約值英幣一便士半。——譯者注

古时代已被采掘,这是众所熟知的事实;因为的确没有人试图指出銀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虽然很久以前就已经挖掘和开采含有白銀的土地,但试想一下已被掘出的土堆比諸仍处在自然状态、下面含有白銀的丘陵是何等小的一部分吧。可供开采白銀的場所也一点也没有显得减少,反而不断在扩大中;当矿山中有极多数的人在工作的時候,从来没有人缺乏职业,而已雇用的人手却总是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而且,目前在矿中拥有奴隶的人,誰也没有减少这些奴隶的人数,事实上反而尽可能不断增加他們的数目;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从事于采掘和勘测时,所获宝藏必少,但如使用人数增多时,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銀矿;所以在我所熟悉的各行各业中,只有銀矿业,其中没有人嫉視別人擴張其經營範圍。一切拥有农田的人都能够說出他們的土地需要多少对牡牛和多少人手。如果送到田里的牛和人手多于需要,他們就会认为是一种損失。但开采銀矿的人却总說他們經常缺少工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結果,不同于黃銅业中人数过多所产生的結果,当黃銅器皿的价格必然变得低廉时,工人就破产了;同样,也不同于鉄匠过多时所产生的結果;也不同于五谷和酒类过剩时所产生的結果,当土地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許多农民就会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旅店业或借貸业;然而,談到銀矿,发现的銀矿愈多,采掘的白銀也愈多,从事开采銀矿的人数也就愈多了。当人們拥有足够的供住宅使用的家具时,他們不十分想添置更多的家具;可是誰也不会有多到不希望再多的白銀;如果他們拥有的白銀太多,他們就把它儲藏起来,他們喜欢儲藏白銀不亚于他們喜欢使用白銀。而且,当社会繁荣时,白銀的用途是很大的;因为男人准备购买优良的武器、駿馬、豪华的宅第和家具,而女人也急于购置貴重的服装和金飾。另一方面,如社会处于灾难的境地时——不論是

由于歉收或受战争的影响——人们对于白银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土地闲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银来购买粮食和支付外来援军的费用。

如果有人說，黄金在这些用途上并不比白银差，我并不爭辯这种說法的真实性；但我同时觉得如果黄金数量过多时，便不大值錢，而使銀价騰貴。我所以这样說，是为了要使我們有信心地派送尽可能多的工人到銀矿里去，并且應該有信心地繼續經營我們的銀矿，要完全相信銀矿不致失敗，而且白银也不致变得不值錢。然而，我觉得，似乎国家知道这种情况远比我早，因为它允許任何願意到矿里工作的外国人在矿里工作，只要他們同公民一样繳納稅款。

如果我不能从公民的生計方面把這些問題說得更为清楚，我将說明銀矿应如何管理方可对国家最为有利。然而，对于我所要說的一些話，我并不希望博得贊美，好象我发现了难以发现的問題；因为我所要說明的一部分事实，都是目前摆在我們面前的，而我們所听到的过去的情况也都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但是我們不能不感到詫异：国家虽然知道很多市民借国家的資源而致富，可是它仍未仿效他們的办法；因為我們——至少是注意这种事情的人——确实很早就听到：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阿斯保有在銀矿中使用的奴隶一千人，出租給色雷斯地方的索西阿斯，条件是每人每日收取租費一奥波尔（不扣除一切費用）；而且尼西阿斯从不减少出賃奴隶的数目。希波尼可斯也以同样的收費率出租奴隶六百名，这使他每天能够得到一个麦納的淨收入；菲列摩尼出租三百名奴隶，每天得到半麦納的收入；而且我以为还有一些別人各按其資力拥有一定数目的奴隶。但当目前在矿山里有很多奴隶可以出租的时候，我又何必詳論往事呢？如果我的提議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办法

中唯一新的东西就是：象私人因拥有奴隶而获得经常收入一样，国家也应该拥有公共奴隶，其数目应该三倍于雅典公民。

我所提議是否可行，让那决定取舍的人就我的每一个論点考虑以后再加以論断。談到购买奴隶所需的費用，国家获取这种費用显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元老院不难頒布一項公告，規定只要人們願意就可以把奴隶帶到市場，然后由国家把送来的奴隶全部买下来。国家购入这些奴隶以后，如果出租的条件和私人出租的条件一样，人們为什么不能象从私人那里租用奴隶一样，从国家那里租用奴隶呢？至少他們也从国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庙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国家的捐稅。国家可以安全地保持为公众购进的奴隶，因为国家可以向租用奴隶的人們索取保証，正如向包稅的人索取保証一样；的确，承包捐稅的人比向国家租用奴隶的人更易欺騙国家，因为在国家的貨幣和私人的貨幣完全一样的情況下，誰能分辨出哪些貨幣是被盜窃的公款呢？但如果給国有奴隶身上烙上官印，对于出卖和輸出这种奴隶的人科以刑罰，那么，誰敢去偷窃奴隶呢？所以，这样看来，国家获得并保持奴隶是可能的。

如果有人怀疑，当国家已經获得很多奴隶之后，会不会也有很多人去租用他們，那么，請他鼓起勇气来好好想一想：許多已經拥有奴隶的人仍会租用屬於公共的奴隶（因为需要使用奴隶的工作是很多的）；况且，在工作中的很多奴隶已日趋衰老，同时又有很多雅典人和外国人，他們不能也不願意从事体力的劳动，而願意愉快地以精神劳动来管理企业，謀求生計。如果国家首先购入一千二百名奴隶，那么，在五年或六年的時間內，依靠从这些奴隶身上所得到的收入，会使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不少于六千人；如果这六千名奴隶每人每天带来一个奥波尔的淨收入，那么每年可收入六十

塔兰^①。如果在这六十塔兰中,用二十塔兰去购买更多的奴隶,国家可随意将其余四十塔兰用于任何被认为正当的用途。当奴隶达到一万人的时候,国家每年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收到一百塔兰。

如果有人还记得在德西列亚战争以前,由奴隶身上所得到的收入曾达到如何的高度,就会同意我对于国家将得到比上述更大得多的收益的想法。我可以对此推断提出另一证据,就是:虽然有无数工人不断地被使用在矿内工作,但他们目前的情况与我们祖先所记得的他们的过去情况并无差别。的确,现在在矿内所作的事情表明:奴隶人数永远不会多于工作的需要,因为被用来掘矿的人觉得他们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是无止境的。开凿新矿在目前肯定地和从前一样是确实可行的;任何人也不能根据某种知识来断言,业已开掘的银矿要比尚未开采的银矿蕴藏有更多的白银。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人们不象从前那样去开采新矿呢?这是因为从事矿业的人现在比较贫困;因为只是在最近银矿才又重新开采;开采新矿的人要冒很大风险;发现一个可以有利运用劳动的场所固可致富,但如果找不到这种场所,他将损失所有的费用;所以目前人们决不願意去冒这种风险。

然而,我以为我能够针对这种困难提出一些意见,表明如何能在最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新的工作。在雅典居住有十个种族,如果国家撥給每族以同等数目的奴隶,让每一种族都去开采新矿,并使他们共同担负开采的后果。这样,只要一族能够有有利的发现,就对全体都有所裨益。但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一半以上的种族都能有所发现,那末很明显,其所获将相应地更有利于全体;至于十个种族完全失败的情况,从过去经验来看是不可能的。私人

① 古希腊货币。——译者注

也可能休戚与共地組織在一起，这样就可在更安全的状况下經營新矿；你們既不必担心这样組織起来的公共团体会損害私人冒險家，更不必担心私人冒險家会予公共团体以不便；正如戰場上的同盟者，結成同盟的人数愈多，各自的实力就相应地愈为强大；在銀矿中使用人数愈多，則其所获将愈多，而帶給国家的利益也愈大。

我現在已經說明我的想法：怎样安排公共事务，使全体雅典人民可以借助于我們的公共資源来維持充裕的生計。

如果有人因为作这一切工作将需要巨額的基金，以为决不会得到足够的金錢，請他們不必因为这种顾虑而沮丧吧！因为这些事情无需用同时并举，也不是不同时并举就得不到利潤。無論是建筑房屋，或者是建造船舶，或者是购买奴隶，都可以馬上带来利潤。逐漸地完成这些事情，一定比同时并举更为有利；因为同时并举，比之逐漸完成，不但代价大，而且效率差。如果我們要同时得到很多奴隶，那我們就不得不在較差的条件下以較高的价格购买他們。然而，如果按照我們的能力来处理事务，我們就可以繼續不断地进行已經計劃好了的工作；如果发生錯誤，我們可以注意不去再犯。此外，如果馬上要百廢俱举，我們就必需同时获得各种建設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現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从緩，那么現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办将来事业所必需的东西。

至于每个人最感担心的事情——我是指，如果国家购进过多的奴隶，矿里可能人浮于事——只要我們每年送进矿里的人数不多于工作的需要，那么这种疑虑就可消除。所以，我以为最易于实行这些計劃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再者，如果你以为由于在目前戰爭中已經有所捐献，你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捐献，那么，無論在媾和以前从租稅中收到多少錢，你可以把这笔錢用在次年的行政开支上；無論由于媾和、由于对侨民和商人的照顾、由于因更

多的人到我們这里来而增加的商品輸入和輸出、由于在港口銷售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多得的稅收是多少，你可以把这笔多得的款項用在能够极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然而如果有人担心，万一战事发生，我們这些办法就会完全无效，那么，請他考虑一下：即使战争爆发，战争对于攻击我們的人将比对于我們更为可怕。因为对于战争來說，除了人口众多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更为有利呢？因为他們可以被配置在很多公共船舰上，同时还有很多人在陆地上为国服务，只要我們好好对待他們，他們是会奋起抗敌的。

其次，我以为即使战争爆发，我們也能够不放弃我們的銀矿；因为我們知道在阿那夫里图斯的銀矿附近，朝南的海岸上有一要塞，另外在索里克斯的銀矿附近，朝北的海岸上也有一个要塞，这两个要塞彼此相隔六十夫朗^①。如果在这两个要塞之間的比沙山頂建立起第三个要塞，劳动者就可以退却到这些要塞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們看到敌军迫近，每一个人退却到安全地带的距离都是很短的。万一有人数众多的敌人到来，他們在防御工事之外发现五谷、酒类和牲畜时，当然要把它們带走；可是，即使他們占領矿坑，他們除了能拿到一堆石头以外，还能拿到什么呢？然而，敌人又如何能向銀矿进犯呢？因为最靠近銀矿的墨加拉城，离开銀矿也在五百斯推底^②以上；除了墨加拉以外，另一个最近的城是底比斯，它离开銀矿有六百多斯推底之远。他們要向銀矿进攻，无论来自何方，必須經過雅典城；如果他們来的人少，他們可能为边界上的騎兵和守卫队所击潰；至于他們大举进犯而使自己国内空虚不設守备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雅典城对于他們的城市的距离比起他們入据銀矿时离开他們自己城市的距离为近。即使他們大举进

① 长度名，每一夫朗等于一哩的八分之一。——譯者注

② 希腊长度名，每一斯推底等于一百八十五公尺。——譯者注

犯,但当他們缺乏粮食的时候,他們又如何能久駐呢?因为,如果他們結成小队覓食,那么無論对覓食的小队或对留居后方准备作战的人們來說,都冒着危險;如果总是整队出去劫掠粮食,就会被圍攻,而不可能去圍攻別人。

所以,不仅出租奴隶的收入会增加城市的財源,而且,因为多数居民会聚集在銀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銀矿周圍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而且,如果我們的城市得到这些好处,它的人口就会特別兴旺,而銀矿附近的土地价值对于所有者而言,也会上升到同雅典周圍土地的价值一样。如果我所建議的一切都能实行,我断言国家不仅将得到更充裕的金錢供应,而且也将变得安定和有秩序,并且对于战争也能有更好的准备。那些被指定訓練青年的教練将会在体育館更尽心守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們可以得到比現在作傳炬竞走游技所长的人更多的收入;对于那些派駐在防地的人、編制在輕盾武装部队的兵士以及遍及全国的守卫軍隊,如按照他們的职責支付薪給,他們就会更好地履行他們的职責。

五 必須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

要从全国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須有和平的环境,如果这点是很明显的,那么,我們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适当的嗎?因为这种官职一旦設置,它就会使所有来訪的人觉得这个城市更为可爱,因而更常常来訪。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我国要是总是維持和平,它在全希腊的势力、名声和威信就会受到損害。我认为,这些人的疑虑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和平环境中呆得最久的国家一定最为繁荣;而且在一切国家中,雅典是天生最适宜于在和平环境里日趋繁荣的国家。的确,如果雅典处在和平状态,什么人——特別

是那些船主和商人——会不渴望到这里来呢？那些拥有大量谷物、普通酒、甜酒、橄欖油和牲畜的人，以及凭借机巧和貸放款項謀利的人，誰不願意到这里来呢？还有那些技工、詭辯家、哲学家、詩人、以及想要学习他們的作品的人、想要参观值得看看听听的祭典或宗教仪式的人、急欲脫售和买进很多貨物的人，除了在雅典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更好地达到他們的目的呢？如果沒有人能够否定地来回答这些問題，可是还有一些想要恢复我国霸权的人，以为战争将比和平更能实现这一目的时，那么，让他們首先仔細想一想：当波斯入侵时，究竟是由于軍事的力量，还是由于善于在希腊人之間斡旋，我們方能居于海軍同盟之首，并成为希腊的財政管理人。此外，当我們的国家由于被认为行使权力过于橫暴，被夺去它的霸权以后，我們不是由于放弃了侵略政策，重又为島国人民一致拥戴为舰队的領袖嗎？底比斯人沒有因为他們所受到的利益，而让雅典人去領導他們嗎？就連斯巴达人也并非因为受到压力，而是因为我們曾經帮助过他們，就让雅典人随意决定有关最高軍事指揮方面的問題。目前虽然全希腊騷乱不安，但我以为这是使所有希腊人重又归服于我国的良机，既无困难，也无危險，更不花費；因为我們可力图使彼此作战的各国言归于好，并且我們还可試使那些已分裂的国家再統一起来。如果你不結成軍事同盟，而用派遣使节周游全希腊的办法，来使人明了你急于要使德尔斐^①地方的神庙恢复从前那样的自由，那么，毫无足奇，你将会发现所有希腊人都准备同意和你結成同盟，来反对那些在佛西斯人撤出德尔斐神庙后，想夺取德尔斐神庙主宰权的人^②。其次，如果你能說明你希望和

① 以阿波罗神殿著称的希腊旧都。——譯者注

② 指馬其頓王腓力二世。——譯者注

平遍及整个大陆及海上,那么,我以为所有希腊人除了关心他们本国的安全以外,一定会为雅典的安全而祈禱。

如果还有人认为战争比和平更能增益我们城市的财富,我以为除了考虑从前发生的事情曾对我们城市起过什么影响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作这样的考虑,他就将发现在和平时期里,我们城市曾积下大量金钱,而在战争时期它们都被花光了。如果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就会明白很多种收入现在都因战争而显得支绌,那些曾用于生产方面的金钱已花在各种紧急的用途上了。然而,现在海上已达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断增加中,所以,现在公民们可以任意使用它们了。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说,即使有任何强国没有理由地攻击我国,我们亦必须对它维持和平?”我要说我完全没有这种意思。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能表明我们的人民没有人妨害别人,那么我们将更有利地反击侵略者;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敌人就会连一个帮手都得不到。

六 从上述计划中将得到的利益,祈求

神助和神的保护

所以,如果上面所述的一切并非不可能,甚或并不困难;而且如果我提議的计划能够实现,我们就能使一般希腊人对我們更为亲善,使我们的生活更为安泰,声望益为卓越——如果能使平民获得充分的食物供应,并能减轻富人的战费负担——如果随着富庶的日增,我们就可以举行比现在更为庄严的祭典,可以修缮神庙、重建城牆和船塢,并可以恢复祭司、元老院、地方长官和騎兵的公民权利;那么,我们尽速开始实行这些计划,借使我們有生之日可以目睹我国在安全环境下日趋繁盛,这难道是不应该的吗?如果我

們決心實行這些辦法，我建議派人到多頓那^①和德尔斐去求神示，問一問國家這樣管理自己對目前和後代是否更好和更為有利。如果神祇同意這些辦法，我以為我們還應該問一問，我們應該供奉哪一個神，借使我們的計劃能在最良好和最有效的方式下進行。不論他們的回答中是指出了哪一個神，我們都應該通過祭祀去祈求吉兆，然後再開始我們的行動。因為如果我們的事業開頭就得到神的維護，其結果將會逐漸引導我們國家達到更為繁榮和更為富庶的境地。

① 以宙斯神殿著稱的希臘古都。——譯者注

們決心實行這些辦法，我建議派人到多頓那^①和德尔斐去求神示，問一問國家這樣管理自己對目前和後代是否更好和更為有利。如果神祇同意這些辦法，我以為我們還應該問一問，我們應該供奉哪一個神，借使我們的計劃能在最良好和最有效的方式下進行。不論他們的回答中是指出了哪一個神，我們都應該通過祭祀去祈求吉兆，然後再開始我們的行動。因為如果我們的事業開頭就得到神的維護，其結果將會逐漸引導我們國家達到更為繁榮和更為富庶的境地。

① 以宙斯神殿著稱的希臘古都。——譯者注